

論溫病均由傷寒書中提出論四時之氣及四時之傷

論六氣立群內經語直中陰經從胃而入論真中風及法

謂內動之風法了且絕恐而極至矣 闕驚風小兒溫病并治

所論印剛柔瘧第合語錄不和說的什麼東西二五二六二

答程雲來傷寒十六問癘疹參事

本草三六五味別錄倍之乃七三〇味

玉唐宋以後統計一七四六味

尚論諸方大意

(仲聖百十三方用藥九十九味)

# 尚論後篇

光緒丁未孟秋五仲

五元李師命堂

論傷寒七拉八扯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

論

後

篇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鬱鬱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乎他途其窮極變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淡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遭反賴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讚小像超曠曠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則所經濟鉅金石而光史冊皆意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別東談中兩足遭則撇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遺牢騷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輔相天地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間趣仍具真儒之熱腸歎先生新建人而嘗寓晴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略其生平梗概並稱者有富意草醫門法律行世余既別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京師知其已行之書贈眾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嘗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己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卓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豈易言哉時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知靖安縣事古黎王端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下篇并諸方

溫證上篇并諸方

溫證中篇并諸方

卷一

合論各篇計十

會議附篇計六

卷二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卷四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五

真中各篇計十

問答附篇計十

問答附篇計十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九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計十

三陰及各證方計三十九方除重通合三卷共得一百八方除五方於論內見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裏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為在裏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証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然多質瘦皮乾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質緣藉者於此一證法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略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編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熱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遂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因既耳况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寒傷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言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竟哉生命古令誠一莫控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溫熱有內達外熱鬱脹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 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鬱氣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證開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濕者法當以治裏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三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及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兼風寒者衛虛則惡

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三 形作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非傷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

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

麻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燥溫况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

尚論後篇卷一 溫證上篇

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無可贊也後之紛紛善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不用也誰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三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

四病如桂枝證似非桂枝證也頭不痛項不强則太陽非外入寸脈微浮則非自內過表胸中痞硬咽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胸中有塞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蚘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枳殼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風溼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蚘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似非手足厥冷也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胸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癰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表實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表實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表實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六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七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八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九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一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二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三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四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五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六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七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八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十九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一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二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三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四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二十五病在陽表不離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汗先傳於營... 此為逆也... 若先發汗... 治不為逆... 觀此則溫證... 比陽寒太陽經之證證為差

亡<sub>二</sub>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sub>一</sub> 婦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 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脈細身痛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夏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 傷寒內著有類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脈浮而大是表其人發渴小便赤却當下用此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脈浮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 治腰以下

開結諸方 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脈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燥熱小便赤色嘔不止心下微煩者俱當兩解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三湯取其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取其液以解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散解者 梔子湯

下後心中懊惱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取其下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嗝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解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除大汁使陽氣散又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葶藶子湯二方取其散苦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阿膠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耆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藜蘆幹葛葉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昌按脈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裏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顯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巨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如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後誣之傷寒傷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若傷寒者之說顯門真是操刀之凶人甯但為艾蘭之童子已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發微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達奇功也此云無裏證非是并脈沉嗜臥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者方焉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瀆身體痠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昌按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瀆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瀆三字豈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陰證對證之表藥而不敢必人之能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瀆正見表藥中原有虛法也

少陰病脈沉細而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按脈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做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極虛處食耶此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則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少陰病欲而下利撮澀者絀又氣利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剝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強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別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少陰病脈紫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紫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候必脈紫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紫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自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乾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胃裏邪還至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竭為主人送出邪邪尚恆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此之少陰少血矣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而出者則天瀉也 再按此段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如為冬

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仲景蓋已欲人辨識之矣。

王病人脈。陰陽俱盛。反汗出者。亡無陽也。無陽以爲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更肖。少陰爲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 按編得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二方之疏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燮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裏者。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少遲則不及也。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爲君。以乾薑附子爲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葱白爲君。乾薑附子爲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葱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明日消之義也。白通加豬膽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攻陽藥不能直達。若人尿猪胆汁之陰。以爲向导。服湯暴出者。死微續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也。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熱復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葱白加芍藥。嘔者加生薑。痛咽者。芍藥少加桔梗。利止脈不出者。陰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萸姜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薑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皆責也。宜灸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其位也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其位也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甚而裏不和也。本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時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胃中之積滯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臌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湯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黃連汁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特治而自愈。然不藏精。而膀胱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證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為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證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雖毫不差。但傷寒證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徧六經。溫證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牖而出。勢不能傳徧他經。表裏只在此二經者。為恆也。若更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煉。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溫證。表裏橫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證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人見熱煩枯燥之證。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斂。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如見。總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今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白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舍二法。別無他法也。說汗藥中。不用溫下藥。中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證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世之訛議也明矣。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夏半裏之證。乃以半夏半裏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重者。何此證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陰之半表半裏。絕不相類。

表熱裏寒者脈雖沉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身發骨乾所以少陰惡寒而泄此表寒也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按此段文義論溫證全以少陰腎與太陽膀胱表裏為目所謂太陽與少陰至為標本者得此而為有據矣其云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表解也麻黃湯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脈滑者裏熱也身發骨乾裏熱也惡寒而泄宜行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涼解用藥如此紫難正與兩感證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之義至見正欲舉者之以三陽反也又云少陰病惡寒而泄時自煩欲去衣者不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協於和之意設惡寒而泄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厥不至不煩而躁則陽去而陰亦不行矣所以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盛陽微即以溫為主果其陽盛陰微即以下為主果其陰陽錯雜溫下兩有所礙則參伍以調其偏其勝為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職陰陽尚未全虧本可溫經散邪若夫滋養難任行著水之障必無僅俵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關頭辨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圓機所貴明理之度師其意而自為深造耳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源觀此一條而設脈辨證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為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陰浮可知也陽盛則治先瀉陰浮則治先瀉又可知也既盛且緊則表之外證以分機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做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神髓以自慊也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為太陽經中風之本藥即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酸收則不為甘溫之強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少陰則更為陰臟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利而枯涸可待用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遠三十年來功效歷歷可紀蓋得比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證而用桂枝為例不為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勢必佐之以辛涼而不藏精之溫藥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甚則麻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加倍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猪膽汁之類是也令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概以羌活柴葛為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屢表而病不除究竟其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為仲景解明之說然于否耶

謹定擬久傷於寒冬不藏精之證名曰兩感溫證

按傷寒少陰證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證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其例胎合然仲景又不立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昌嘗思之謂經之邪先表裏直中之邪但先其裏溫證之邪裏重於表而感之邪表裏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小將竭其陽發露外見種種強擾之證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死矣是必先溫其經之陽兼益其陰以培陽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慎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溫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清瘦非以內鬱之邪灼其肝水外現鼻燥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既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大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項項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下之則結胸識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

少陰可汗之例略同也。詎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裏，單攻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證之裏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  
機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者也。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證，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  
三日傳徧六經，故為必死之證。而溫病乃外感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為多，是則非必死之證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  
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乏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按亡陽一證，在  
傷寒則誤發太陽經汗，與誤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誤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證，為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直在  
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搖。若不以溫經之法，嘿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  
召陽隨感即赴，不待蓋覆而淋漓不止矣。可不懼哉。按亡陰一證，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液津暗耗，邪傳少陰，當下而不下，致腎水暗枯  
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若在不藏精之溫證，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自下利奔逸是下多尤足亡陰而又絕無補  
法可以坐論。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厥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亡陰之別名乎。神效仲景之書，既詳不藏  
精之證，又出不藏精之治，特未顯然擊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即如桂枝一湯，本為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於溫法尤為獨詳。如加  
附子加人參白朮乾薑甘草加桂心枝苓蜀漆紅花等類，豈太陽表證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諫  
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不藏精之證，表裏之邪交感，陰陽之氣素虛者，按法用之，裕如也。

春溫下篇諸方茲篇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  
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溫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黃湯

脈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溫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裏，救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

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為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救陰固陽表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虛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胃中乾實

汗後裏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汗後身疼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心下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下悸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下悸

附辨溫證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開謬

諸家方書謂溫證之外復有四證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過於風變為風溫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實大者更過溫熱變為溫毒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過溫氣變為溫疫據其後脈以辨證而為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迥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重豈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拘所以真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燥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證而重感於寒其病即兼冬氣而為溫瘧本溫證而重感於熱其病即兼夏氣而為溫毒本溫證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即兼不正之氣而為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某病忽變某病不令人炫而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濕氣相合而為濕溫之證何以四證內反不並舉又且溫瘧一證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得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過於風變為風溫一證頭上安頭字中說夢充為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為兩凡感而病者皆為風溫之病也即如初春之時地氣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除風溫反為一證則所以病溫之故為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栗烈之寒熱總為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為一風并可也夫風無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溫證篇首即特揭風溫之名以綱眾目其晰義之精為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為二况於精微之奧乎茲特辨之以見治溫原為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溫瘧主治

溫瘧病脈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 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枝湯 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 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 有汗多

煩渴小便赤澀素有瘧氣及不服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為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 竹葉石膏湯 玄參升麻湯 黑膏清毒涼血

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脈濡弱正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熾莫能解散病固纏身為累而目前不藏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意草中論之已悉茲不復贅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此乃... 卷之...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為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踏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為御寒。乃稱真禦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詳詳垂誠。後世紅爐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竄入。所以傷寒一證。最出最多。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為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况子萬物以春夏秋為善。以冬為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為萬物之靈。顧可曾曾取特首揭之。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此言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入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為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然後與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日飲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先與凶惡為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強。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靡然委順。嗒然喪我者。病魔消。而精氣漸衰。猶為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為知道也。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為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合。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應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睜弩以捍其外。熱湯以澆其內。使皮毛閉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為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為不濟。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寒寒不降。風易出也。至於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為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法可恃耳。暑濕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月宿宿。兢兢限防。金水二臟。尤為保身之儀式矣。每見貴介。鬚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窗。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疰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人之居早晚。蜀山嵐冒。雨暘著汗。衣臥水簟。飲涼水。食瓜果。受內傷。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為暑者。遺却太陰濕土受傷。半至冬月。欬。反以為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為千古一大誤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為內傷諸病之始。

秋

金性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遍野。地實垂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屬當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為一歲。不可多得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為蕭疎。炎熱轉而為清冷矣。以故為時未幾。而木莖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入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為。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推。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後無伐。以聽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即能養其枝葉。

尚論後集卷二 台論篇



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纒生冬水早已死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書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為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為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為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渴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為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況入秋已深尚咬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宜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為筋脈短勁濁渴枯損之導為冬月秋嗽之根耶

###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殮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殮泄矣又曰長夏濕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殮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 春傷於風秋生殮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從米解說不明且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為最所殮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粕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殮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殮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痰瘧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多有秋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 秋傷於燥冬生秋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為痰故冬月之秋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且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必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燦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秋嗽之有哉

###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誤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夏傷於暑秋必痰瘧秋傷於濕冬生秋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痰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說故引之而為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為秋時之瘧所以瘧證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為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瘧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為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為秋嗽之證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日風熱之濕秋冬日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為熱豈有至秋之源而反蒸為熱之理况乎濕者水類所以水就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為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痰瘧秋傷於燥冬必秋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知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為燥而諸家信為熱火之訓亦不誤請再以素問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

潤土生化之一氣也。水入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位。四季之中。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日之土。則木生於土。土生於金。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隸者。不得與之較量也。此義既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秋。嗽為傷秋金之燥。不為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痰瘧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殞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之病。瘧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為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 論春秋冬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為天地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為夏之暑。彼秋之恣。為冬之怒。明乎溫熱寒涼。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道之常也。後之俗子。轉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誤。秋傷於燥一段。傳習至今。而不察耳。曷不曰。風寒暑燥。為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欲洛書五數居中。縱橫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轉土運十八日。五運而為八轉者乎。此其道。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蓋二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為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為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陰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陽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見冬季太寒。後十八日之土。即從太陽寒水之氣。為用。故能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土。早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木風為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為始極。而為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夏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日。分歲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又春秋之各主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故為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即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大春分後。土膏地濕。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說傳說。其因仍苟簡。為不少矣。可無論歟。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直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為甚。酷燥石流金。亦云僅矣。然但為乾熱已也。得陰涼。尚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火成相。會盡大地。為蒸。從酸。流。瘴。風。惡。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矣。夏。日。較。他。時。獨。永。而。南。方。離。明。之。位。天。星。獨。密。造。化。活。潑。之。妙。非。圓。機。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 論逆四時之病為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生物原。無疴證。乃有違天而名戾。不可救藥者。甚矣。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肺。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外自當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之情。久而靡錮。如暴戾忿恨之人。始馬。但覺肝氣有餘。終歲擾亂。一旦不足。則冠嚴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臟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鄰者。善保生者。宜歛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充。血充。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飲。飲。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酒。丹。田。氣。海。之。內。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此。皆。所。謂。嘿。杜。其。機。者。也。若。俟。軼。軼。潮。淋。滿。尚。不。知。其。所。來。則。無。真。其。矣。飲。音。未。昇。則。室。寒。也。初。音。吐。鼻。則。出。血。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  
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者則體從而腫焉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形傷腫之腫不同與熱傷氣氣傷痛之意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而乾焉如  
津液枯涸皮毛燥濕之類是也感寒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浮焉即所謂寒傷形形傷腫者是也感濕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濡焉脾惡濕喜燥濕氣太過則土  
不勝水而濡濕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甚則水閉附腫亦見土不勝水則不能外輸勝於內則為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附腫所以較之濡瀉  
為尤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鄰風燥又未有不熱者也濕不與燥為鄰其或為寒濕或為熱濕則各隨其體之積聚所造焉但春夏秋三時俱屬風燥熱惟冬時  
本屬寒則定病者之熱濕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怒多則傷肝肝悲始能勝怒以肺金主悲也風多則  
傷筋筋燥始能勝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也夏屬南方火火太過以北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傷心惟恐始能勝  
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勝熱以腎水性寒也若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若以腎水惟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  
故惡傷脾惟怒勝思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甘傷肉惟酸勝甘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  
惟主喜也燥傷皮毛惟熱勝燥心主熱也辛傷皮毛惟苦勝辛火味苦也冬屬北方水水太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腎惟思勝恐腎主思也寒傷血  
惟燥勝寒火勝水也鹹傷血惟甘勝鹹土味甘也夫四時一有太過即所以所勝制之內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可用之調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而  
然推之無窮無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莫加毫末也後世識不及古反舍正路不由者何耶問形不老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辭也曰二  
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克於血陰之屬也陰不足者本當益陰然益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為陰之主也精麗於氣陽之屬也精不足者本當  
益陽而陽未能生必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為陽之基也二者皆藥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真中合小兒

論傷寒真中陰經

人之陽氣者藉加以房室過損腰理久疎胃氣久薄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至全不爭鬪開門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  
其候全不發熱者為多蓋發熱則尚有爭鬪之象邪不得直入無忌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從胃口而入胃為五臟六腑之源邪入其中可以徑奔三陰而  
從其類以故吐嘔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也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漸至吞舌囊縮而死矣有汗淋漓而死者孤陽從外脫亦風邪為多也  
有全不透汗渾身青紫而死者微陽為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證陰證已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護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  
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證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身自有之風平素鬱蓄而一旦內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致致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為最房室過勞陰陰不走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際之所而手微麻足或攣  
痺舌或微蹇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乘虛橫發真中風之候也氣林不振黃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無小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  
醫方引風寒暑濕之風為治誤再誤外風入而真中風矣

自不可少。而實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惑於無藥也。蓋天地之風，得雨則熄，所以去暑。又曰：陽之生，以天地之自來。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腠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腠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此旬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為當。其妙全在取陽，而通血脈，不取驅風散邪為義。與荆防柴葛之輕藥，絕不相干。世傳以羌防等藥，發散一食頃者，此但可治偶感之風耳。以治內風，不去百分之一，豈有經年積累之風，而取辦一藥，且僅攻皮膚之事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絕少。貧賤之人，非無房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時為身動，纏有微風，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既安逸，內風已熾。尚圖藥風納涼，沐浴飲水以解其熱，致陽氣愈逼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撲鬱陽而為頑痰，阻塞經絡。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由來。古今成方雖多，辨證全不清切。蓋觀乎人飲醇食煖，積至無算，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權，謀為運出耳。陽氣逼鬱，無權勢必轉蒸飲食之物為痰，痰與風相結，迫發之時，其體盛之人，病反加重。蓋體盛則陽氣多，則風與痰俱多也。孰知其風為本，而痰為標耶。孰知其陽氣為本，而風痰為標耶。風痰為標，可汗可吐，而或者見其昏迷舌蹇，以為邪入心膈，用牛黃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逼，而成不治。甚矣夫陽逼在內之人，心膈有如火燒，早素養生，臨病又投金石覆轍相尋，明哲固悟，亦獨何耶。陽氣為本，勢必絕然而不更擾其陽病根，始拔然而陽氣愈動，習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養風痰，纏得少息，往往怒事，略一舉動，復從本及求，蔓而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此。惟善保生者，見體中痰多風熾，無俟病發預為絕慮，可矣。甚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之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之人，惡乾燥者，內邪感之，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忌汗藥，風病喜汗藥，而忌燥藥。究其義以為調攝，則居四達之衢，而披襟向風，起乎吸，即通帝座之想者，即治濕之良方也。虞與隲之室，而整冠振衣，凜天威不遠咫尺之懼者，即治風之良方也。人苟知此，不誠可以却疾而延年耶。

關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陰則不足，陽實有餘。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感，惟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身內易於生熱，熱感則生痰，生風。坐驚亦時有，彼當日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乃以四字難呼，節去二字，曰驚風，遂貽後人以多誤。以其頭搖手動也，而曰抽掣，以其卒口葉，脾急目邪心亂也，而曰搐搦，以其脊強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凡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經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頰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乃生出抽掣等不通各名，而用金石重藥鎮壓，以致外邪深入難痊，間有體堅證輕而愈者，遂以為奇方，可傳謀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助驚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已身強多汗，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藥又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豈為無傷寒乎。况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更多耶。是即世所云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瘦無汗，兼溼有汗，小兒剛瘦少柔，理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遂名之曰慢驚風證，而以參耆木附藥，開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為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里表，不當固其內。內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故事東垣內傷為治，又誤矣。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別，乃遂相傳為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實有驚病，以小兒氣怯神弱，凡卒遇怪異，其聲及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黃者，多煩多哭，其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投鏡，全然不聞，不比熱邪塞竅也。

謹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幃觸犯寒邪者恆少。而知識未開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溫證三例可互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腑。小兒或因吸乳而傳母熱。或從飲食而中外邪。皆從陽明胃經先受。緣陽明而外達太陽。即與溫證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氣受傷者。邪氣入胃。復乘其脾虛而容之。即與溫證之第二例頗同。既陽明胃與太陽脾相連之一臟一腑。交合為病。正傷寒兩感證中。二日陽明與太陽受之。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之證。與溫證之第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為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之說。不思小兒冬月登山入水者。尚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并不受時行外襲之氣耶。其後又因無傷寒之說。凡一切外感俱妄立驚風之名。用金石重墮。反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謬。昌寓意章中。已略辨其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脾之大絡。則昏迷不醒。然則邪熾大陰脾經。勢必傳於大絡。其謬妄而不知人者。夫豈驚風之謂耶。祇有慢脾風一說。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各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茲特比入春溫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惑。後之亦子可登春臺。昌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溫證第一例

緜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是表證。但表法原取解肌而不取發汗。况於小兒肌膚嫩薄。腠理虛虛。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凡反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證多。陽明證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證多。太陽證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固機在乎臨證。然項背脊正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凡几。然牽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竄。手足反張。諸多太陽見證。而驚風之名。自此始矣。詎如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痙。可見不解肌而誤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汗法衣被。旋復內濇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然。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乎桂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發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感寒不熱。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橫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姪。病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誡。

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括婁湯

攻裏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痙病胸滿。臥不著席。脚攣急。斷齒者。

昌變調胃誤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治下後腹滿時痛者。

小兒溫證第二例

緜陽明而太陽自表入裏。仲景云。太陽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且其。背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硬。可見脾氣虛衰。不能為胃行津液。必致吐利。兼見

用藥不合難辨生致蓋脈經之證自有脾經之證蓋於右外感仍以散邪為失所以誤下則心下痞而五瀉者已入下利下重者亦不可用  
證相碍也

###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脈浮者用之。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浮則邪還於表。仍用解肌之法。送出其邪為當也。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煨土燥濕。

理中湯 濁氣上干於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黃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黃亦當倍減。以小兒胃薄易動也。

### 小兒兩感溫證第三例

胃與脾一腑一臟。表裏鬱受。則在表者為陽邪。然既已入於胃。即當愛惜津液。即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汗所最難者。要在急溫急下。審諦不差。蓋

胃實兼以脾實。則二火交熾。水殺之陰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燥。此後先生原稿遺失俟直接刊

### 會講刺熱篇溫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錄

上古醫旨。其時首春。其證首溫。先祖倣貨季所傳。先師岐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頰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凡十五句七十字。岐黃之處。宗旨瞭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況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焉。凡人有病。其色必徵於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是五臟熱病。色且先徵矣。然五臟隱深。其色不宜外見。纔見微色。隨刺俞穴。審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黑。色忽見天庭大如姆指者。不病而卒死。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太陽經脈色顯而易見。功起熱徵於面。此時漫無凶咎。太陽脈色榮飾於觀。乃久邪內伏。其毒發溫。必始太陽經脈。紅赤熱色。先見兩頰。如以朱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頰骨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少需聽其自解。此真訣也。大凡溫病。熱自內出。經氣先虛。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虛者。必待午。未正陽。果日當空。羣陰見。則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虛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巽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註謂肝病待甲乙。解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臟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脈爭見者。或謂外見太陽赤色。內應厥陰。陰證脈。此則如隔千山。奚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脈。弦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八陽弦可沉滑弱微。八陰弦亦可也。注脈陰陽兩屬。安得指為死脈。且三日之促耶。古義斷不其然。上古理脈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者。舉頭見日。隨處長安。晶光萬道。人身之色。無不燭同也。脈以應月者。子江有水。水于江。地脈流通。人身之脈。環貫通同也。脈榮頰骨。即色榮頰骨。一見之表。裏兩符。豈非日月合璧耶。如太陽頰骨。色脈同時解散。并不成溫熱病矣。病則色脈同時俱見矣。太陽榮頰骨。少陽榮頰前。厥陰榮頰後。少陰榮兩頤。乃至十二經脈色。大略小絡。隨病彰灼。一瘡一症。色脈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休王。上則四時往來。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文榮飾。此纔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亦紫滯晦傳經勢重。已為主死。爭見青黑。衄十死。不救矣。蓋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秋榮。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孕。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可萌盡效。亦惡其根也。今外邪入

而真氣過其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內連腎身內百司度職推腎視為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顛覆源亂生死出入莫不歸之太陰厥陰祇稟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脈腎則顧主內藏經謂過在少陰其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爭見主死連連腎氣在內以少陰為厥陰毋木勢垂危求救腎水腎水足供尚可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葬乎可見神去則藏敗藏敗則爭見腎實當其脈色不由根心也哉釋謂木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課甚果爾水數一土數五其死主一日五日耶內經明謂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胡以生數妄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及誤古歌增入五字駭觀難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擅煩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文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己若兩頰黑也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少陰經敗甚必入腎腎虛發露之喝矣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頃刻俱為灰燼誠烈災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效頰頰紫黑已見惡瘵纏綿不散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紫府丹臺稟以太陰神水乎吾徒同志濔洌彼之泉自固慶古經之法傳心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語錄

岐伯先師論溫勝義微妙今始深解之也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存也病而留者其毒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獨創製氣之旨穀氣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至寶者也穀氣為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坎界萃萬理為一言誰能外之內經謂精者身之大也故藏於精者春不溫病是則藏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榮樹百病不生矣即不然者冬藏已澈春溫積聚為命主張善計在是胡乃泥沙擲之耶泥沙擲之故後則腎虛甚而溫死矣尺熱甚而溫死矣氣既絕輪輸不給開明開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况腎虛尺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準乎八十二時脈更增四時三日促為二朝再促則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創說暨說變化生心萬理淵源爛然生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為土直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有五始知理障稍盡矩則昭然難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黃帝願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至陰陽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而若胸為疑府今乃知穀氣之旨既明即陰陽交與不交了然定矣吾徒嚮古多年今轉饒舌而且細舉之矣上古榮未交證之輕者榮交陰重且死者中古今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證半輕者冬不藏精腎虛尺熱重且死者聖神心印妙善天開變化錯雜愈出愈奇上古太陽與厥陰為偶少陰與少陽為偶而陽明大陰雖不言之而其相偶更定位也中古太陽與少陰一府一藏獨主其重蓋太陽主外少陰主內太陽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太陽陰陽交而死矣然掌上意殊不飭其文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絕學耶岐伯先師妙翻千古變證若相竹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况庸人乎謂二陽搏其病溫死不洽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輕證而與暴死不治必有其說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一陽者手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火燥陰絕胃氣腸津水穀將絕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死矣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陽脾一陽一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虛春辰已經旺汗乃盡解必然之理也門人有首發義脾胃以燥相連耳脾胃榮未交相連其義易明以上古故不言之也下不勝傷寒傳經與不與入相合故少陰者其義難明其理之微也





誤發其汗。或少陰隨之上入大類。內經風厥同也。內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得熱則從之。從之則厥也。濕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風濕。風厥太陽。燥涉三風。見證總當回。道陰之根。底勿使陰不內守。勿使陽不上厥。百死封豕。不靈。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也。必能若此。乃為濕陽補陰之妙。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火。虛風洞然。果何為哉。諒思一方其方。而指說通神。孰能定此。吾徒尚論溫證。於後四卷之一內。取裁其方。然未刻也。又十餘年。諸公大舉會講溫證。當為之刻之矣。閱未治則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具同心者其能已耶。

上堂師善言老人第四會語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數之矣。叔和何如人也。以為得統而學聖人之徒。今且譚從前英賢。過信叔和之弊。叔和為晉大醫令。一時醫流。既以淺陋。更甚荒唐。如西晉崔文行所傳解散溫法。用桔梗細辛白朮高頭四味。後世奉為靈藥。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發火名務成子發火丸。托老君務成子。售欺欺妄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且載其方。確信以為有見。時疫為寒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久宗之耳。及以毒攻毒。受劫必死。朱肱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而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學士在黃州。見其隨施。輒致載之集中。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誤。詎知坡公集中。朱肱已三改其方。始用敗毒散。不用熱藥。厥功少減。前罪。然雖改易其方。不識理神心法。竟無益矣。朱肱論傷寒。註釋頗合聖矩。但其論溫傳脈不清。違悖聖言。本可攻擊。如仲景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朱肱謂夏以前發熱惡寒。頭身腫痛。其脈浮緊者。溫病也。仲景所言者。冬月感寒。至春始發之溫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溫。重感於寒之變病。苟朱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年從未論溫正病。所以其法其方。咸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朱肱即云。初春發熱。致救為溫毒。吳綬謂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乃以溫毒為壞證。亦宗叔和序例。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吳綬。壞證迭奏於叔和之庭。正乎邪乎。潔古傷寒名家。感叔和變法。則亦不為正矣。趙嗣真謂仲景所云。重感異病。變為他病者。即索叔和所謂二氣三氣雜合為病也。朱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汪機謂仲景云。溫溫氣為溫病。遇溫熱為溫毒。不知仲景曾有是言哉。果以病源宗序倒。變用崔文行解散法。龐安常亦然。治法初用摩膏火灸。二日法鍼。解散取汗。不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用藜蘆。又微吐。愈不愈。改用瓜蒂散吐之。解尚未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乃以雞子湯下之。巢廉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四時法。於春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為主。增一味。減一味。即名方。豈始崔文行蜂蟻誓手耶。然只定不移。移則變矣。李思訓亦和解。海藏謂二公當宋全盛。其法明哲莫踰。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遷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置聖言。傳會多口。幾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魚庭聚訟。各逞其端。而未已也。丹溪究心雜證。不事仲景。遺外感宗東垣。補中益氣。兼行解散。終非正法。况感異氣之說。決擇不精。然既外感不習。獨主雜證。何由登岸。造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蓋一生精神在內傷也。乃從內經深入至理。發出冬溫春溫二義。真千百年之一人也。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水既已虧。則所勝五行上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又云春月不當發。生陽已外泄。孰為鼓舞。時水內竭。孰為滋養。生化之源。既竭。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有熱也。時強木長。故為溫病。此二則溫證。從內經立說。入理深。譚不關叔和。叔和自妄。蓋時強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為溫病。較叔和三月四月。不為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為寒所折。病熱則重。感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冬溫妙義。一則春溫妙義。數千年來。獨步悟入。偉哉偉哉。賢關首肯此老矣。

獨主其重千古不易也前第三會已論風濕之戒矣今舉濕溫言之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暈濕熱相搏則發濕溫若兩股逆冷腹滿又胸頭目痛若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暈如此者醫殺之也然風濕二律指為醫殺和當時凍斧鉞不敢干也何乃插入重感寒氣變出四證誑惑後人謂脈陰陽俱感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疫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過於風變為風濕溫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為溫毒陽脈滿弱陰脈弦緊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予既自任仲景之徒當再折其妄蓋溫疫風濕溫毒溫疫四證總由不識仲景風濕溫溫二大證耳風濕溫為少陰證微分太陽厥陰即溫瘧亦該少陰統論素問謂冬感於寒藏之骨髓過大暑內灼髓空而發溫瘧此正理也若重感於寒而變瘧無是事也至於濕溫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若落矣詎知濕溫包疫證在內濕溫至盛長幼相似則疫矣疫亦暑蒸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瘧證之輕者也今脈反加重而證變說何以得此耶至溫毒則證之重者三陰更重初出脈狀洪數實大有之其入元氣實感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發為溫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脈耶謂陽脈滿弱陰脈弦緊變為溫疫謂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脈一濕一寒何從主之叔和至夏暑為病最重內經原無其說揚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柔折可也至盛夏時強本長謂之疫寒斷不其然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蓋春月風濕多死在三月夏月濕溫多有可愈者安得反重之耶至於脈法微妙顯然易微傷寒之脈浮大而乾中風之脈浮緩而弱春溫浮而且弱風濕弗舉風濕尺寸俱浮風火洞然中暈弦細孔透暑傷其氣濕溫沉弱濡流其經至於瘧瘧仍是脈合火土土之脈之應病步步着實自然之理也叔和左更遇右更遇左變為右變為饒唯結舌面厚三寸辨尺微旨本欲懲艾而見蠟蠟和解因時聽病自愈政如用小柴胡湯證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為贅餘其可幸哉風濕濕溫天大證乃風濕之治宋眩用五方險澁澆如母乾葛湯防已湯括翼根湯葛根龍膽湯其風火相熾頃刻危亡全不知矣至於濕溫君火心太陰脾從不講正法若何但施邪術而已真見則安在哉吾徒品臨溫證列眉如炬諸公自擊勝毒十重同屬是所望矣

會講論溫古今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善言老人第六會語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然靜裏索然覺無極大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人理者天地之心也向著陰病論少華開闢一斑而初初上帝以為之君其臣以為之教創著上經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遺全書未親而岐伯先師私淑先師祖時舉耆帝相授一堂內經以後十不微一况古經論溫哉然上古榮末交前及榮交後生死燎然但溫言莫能及也絕世知論明明見莫問問莫究豈不世界空擲人理乎吾徒神甜上古志觀玉京繪為空中樓閣之想步虛陟降游馬急馬自覺自先心朗溫證開先即使拱壁以先師馬不若晤言一室求志千古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岐伯先師論遺氣曰尺寸交者死陰陽交者死各有其義惟論溫曰陰陽交者死也一言而終更不再舉吾徒何從得之然邇上古前聖徐醫榮交末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覺溫與風溫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今始陰陽交者死論溫比類列眉岐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向不悟則不聞耳悟則豈論岐伯先師即吾徒交前未交自如兩目胃為睇關同一機軸溫證變一見之而意中已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仲景宮將吾徒步趨垂老彌任忽發未刊之音意請於寒春溫夏熱分之二時覺三大綱建鼎足焉冬月太陽寒水繼以欲陰風木則統傷寒中風兩證為一大綱以傷寒該中風天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相火則出溫證風溫兩證為一大綱以溫病該風濕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以太陰濕土則出濕溫兩證為一大綱以濕病該濕溫天然不易也精微之蘊聲臭盡承叔和以岐岐路羊腸筌筌為道多少沉淪天意未幾乃至吾世履視昭然此吾徒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方以復其方充棟大率禁方失傳

寢成邪僻。所以有晉溫疫疑神相沿未已。亦以後人莫得仲景之方耳。蓋徒傷寒論方。取裁溫證諸方。尚論篇未刻後。四卷之一載之。遂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方。此吾徒一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肖者。湯檢開闢。妄行汗下。生命施手。不可言也。幾千年來。獨東垣老人二則。諱言微中。域外傳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嗣後諸君。精參各出一則。二則。駁義學。切理新。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答杭州程雲來傷寒十六問

一問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而有曰病人苦發熱。身微寒。病人自臥。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沉曰遲。非陰脈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脈而愈耶。

答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此二語乃傷寒脈法。要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是陰病實得陽脈也。如諸言妄語。脈沉細者死。脈濡者死。脈濇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脈也。又如大且。當血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脈。仲景復推出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證仍在。自當現大浮數動滑之脈。設其入脈微而沉。自當比動數變。遲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反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實者。當勢必發狂而成死證。計惟急下。其血底結邪解。而乃可愈耳。今人但疑派當湯。為殺人之藥。而孰知聖尊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脈反浮數。此陰病得陽脈。本當愈者。設其八尺中自滿。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脈。為血所持而不盡也。然陽邪既陷入陰。寸脈不加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今寸脈反浮數。其在表之熱。感風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固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證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脈見。脈既轉深。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脈見。陽邪既血從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乎。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未舉其大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大綱云者。謂證屬於陰。其脈反陽。必能鼓舞以却敵。證屬於陽。其脈反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濇弱弦微之脈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病哉。真謂疑陽病見陰脈。亦有愈者。茲正大微之闕。但所引病人苦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苦發熱。身體微。到證脈時。其人安臥。則不見有發熱身疲之苦矣。加以脈沉而遊。表邪未入裏。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寒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嚀。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豎一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脈。是心火之本脈。其人身體苦寒。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誤。濕家不可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脈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膝理閉密。節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為夏月本脈。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重。重之理也。兩相比照。則其夜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輕。令人難辨。故於脈法中。析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冬春正病。有汗為傷風。無汗為傷寒。即夏秋正病。有汗為傷暑。無汗仍為傷寒。參脈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寅而解於戌。陰病從亥而解於寅。是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太陰王於亥子。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少陰腎中。內藏真陰。至時一陽生。陰管飛成。委已春。回陽。谷。丑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即是王地。故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三陰之解。從寅卯而終。實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混。

於陰王之時。先與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後聖。豈非一揆也哉。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為便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瀉風種種危候。所以服桂枝麻黃湯。但取微似汗。慮太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為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即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即陽氣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成云。陽明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從前不解。陽絕為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得汗。脈理既開。兩三日。內。仍覺熱。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裏矣。若汗纔得出。腠理隨開。則熱邪不服。而傳裏。熱既傳裏。津液必耗。而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誤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語。總頂層層者。不令津液。而為陽明病下註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節內云。脈微弱者。此無傷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無傷。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膏生薑。能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黃湯發汗。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證。如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必不能去寒。加以脈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其汗之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證。尚不中數。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脈微弱故耳。於是更改麻黃一為越婢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越婢者。不過麻黃石膏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較女婢尤為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故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得益彰矣。今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甘溫。克勝其外寒之寒。所以知其證為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為內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兩解無餘耳。倘不其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豈不為喘喘之人乎。

七問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衄而已解。不用麻黃可也。何復用耶。 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衄血者。無汗。強發其汗。徒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撤其邪。一以免其再衄。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衄也。以其人既無發煩目瞑之證。則一衄而邪從外解。免何苦復用麻黃湯耶。其二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衄。是一衄不能盡撤其邪。仍當用麻黃湯以發之。邪始撤也。參二條以會用法之意。了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已。

八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九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一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二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三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四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五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六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十七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黃杏仁石膏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集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

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即以治太陽膀胱經藥通治手太陰肺經亦為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誤行桂枝宜不壅塞肺氣而吐癰膿乎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者明耳

九問 血弱氣盡一飯有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 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如此乃為婦人經水通來通斷之詞

經水通斷之後宜非血弱氣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證蓋少陽膽藏於厥陰肝藏之內藏府相連與太陽陽明兩陽各為一區却與少陰太陽相連者迥殊所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藏而少陽之府邪與藏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腸者迫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指脇也下指腹也邪在兩脇已得飲上逆痛在腹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證區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為厥陰見證誤用吳茱萸湯治濕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府不治其藏適為不誤此是喫緊叮嚀言外見藏府同治必領府邪入藏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破狂狂瀾也

十問 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其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故出表黃芩欲入裏半夏欲驅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俾其不至僣事耳又和非和於表亦非和於裏乃和於中也是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表裏而表裏之邪不覺潛消馳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薑大棗不厭其複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為輪旋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走耳試即以仲景印仲景三黃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黃不能除熱其人復真陽內微而陰盛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各煎後迺得以各行其事而復煎以共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十一問 太陽病外證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中加桂枝也設遇此證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門必有妙義者歟 答 太陽經表邪未解而誤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痞硬設腹中利止則裏邪可從裏解乃利下不止是裏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開則表邪可從表解乃心下痞硬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裏之邪全藉中氣為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邪開結乎故舍桂枝人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其熱斯殆差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即響若雷噴之落硬關下利止捷於反掌可見握樞而運真無為之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硬下利用甘草乾薑人參各有其義從未有用下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恐其人五臟氣絕於內不得已而用也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水立法耶後來陶節菴製表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竟推重白朮為君主坐冷外感內傷混同用藥此等細微關頭不可不辨

十二問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寒字誤耶浮滑之脈不應有寒也 答 脈滑為裏熱浮滑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證又云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可為三證矣寒字勿泥即謂外感之寒入裏而生其在裏之熱亦可

十三問 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硬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而硬滿不可下也 答 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硬滿為太陽陽明之候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至於心煩一證乃津液內耗大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津液之處若不由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其為邪熱灼胃審察當用調胃承氣天復何疑然曰與亦是之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下子似不宜燥其證不過口燥乾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滿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必竭以故宜急下也

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必竭以故宜急下也

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必竭以故宜急下也

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必竭以故宜急下也

十五問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顛。此一節有關文否。答 叔和以濡弱微濡之脈。見為陽氣與陰血兩虛。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證陰脈乎。而陽證陰脈。大率歸重。在陽微一邊。觀下文云。陽微發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硬。豈可觀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語。最為扼要。見無汗之躁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幾。況於有汗之躁煩。其亡陽。實在轉盼間。此即用真武湯。尚恐不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關文。但叔和未會仲景之意。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複纏繞。而令讀者茫然耳。

十六問 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硬。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也。宜大承氣湯。設過此證。果可下否。答 脈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硬。其脈其證。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致其虛寒也。仲景金匱方論云。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所以於結胸條論脈。謂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誤下而脈變弱。一以誤下。脈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其人邪結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滌去胸間之邪。則與用大承氣湯。峻攻腸中之結者異矣。然且謂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不可用也。垂戒甚明也。雙弦脈即欲用下。當做用溫藥下之之例。今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明謂傷風有寒。屬大青龍湯證。其不可下。更明矣。兩段之文。迥不相蒙。叔和彙湊一處。指為可下之證。貽誤千載。誠斯道之厄也。尊問不敢行其所疑。具過人之識。矣。敬服。

論後

論語集注卷二

神農本草經藥品九十一種一傷寒論中輔相裁成有合六經之大綱者有合六經之一目者蓋神農百病兼收而仲景則由六經以例百病所以於上古本經取裁九十一種用之不盡萬世而後星日炳然聖之又聖者矣梁陶隱君別錄倍之為七百三十種迨唐本國經證類宋嘉佑政和幸校編錄於是旁門捷徑各自成名者多矣而仲景宮牆生色間出英賢數十輩尤為不孤識大識小總計一千七百四十六種病雖百疾藥無纖瀉天下後世永賴焉然一千七百四十六種顯現億兆如同一日昭式乃至漸推漸廣觀察盡矣何獨仲景九十一種賢哲挺生莫識厥旨昌也晚進無識手集神農本經竊以傷寒論中藥品為主其晉唐以後諸賢發揮傷寒論全方有得者亦一一錄出而昌亦少步尚論諸方之後總欲門下好學隨證問藥百燎然無檢書之苦難是

太陽經風傷方

辨中風證用桂枝湯解肌大綱總法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味苦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枣十二枚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歎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漉漉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復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皆當惡寒浙浙惡風翁翁發熱宜桂枝湯

風之傷人也頭先受之故令頭痛風在表則表實故令發熱風為陽氣亦為陽向類相從則傷衛外之氣衛陽則無以固衛津液故令汗出其惡風者衛氣不能衛也其脈緩者衛氣不能鼓也上件皆太陽症故曰太陽中風桂枝辛甘辛則能解肌甘則能實表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故用之以治風然惡其走泄陰氣故用芍藥之酸以收之佐以生薑甘草辛大棗此發散而兼和裏之意是方也惟表邪乃可用之若陽邪去表入裏裏作燥渴二便秘結此宜承氣之時也而誤用之則反矣昌按承氣之設膚者固然而工者誤在微細仲景詳切不似此項逐條本文詳玩始獲凡桂枝湯病症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熾而又增寒始可行之若病者無汗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逆身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脈數必無汗有汗不可誤作桂枝症

此脈與症仲景說得甚明後人看不透所以不敢用此方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入上陽中則浙浙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氣受病而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微則發熱發熱汗之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使也大抵陰不足陽從從之故陽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入上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易曉何憚而不用桂枝湯哉仲景治表虛製此湯桂枝味辛熱發散助陽體輕本乎天者親上故桂枝為君芍藥甘草佐之如陽脈滿陰脈弦腸中急痛乃製小建中湯以芍藥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則治其表虛一則治其裏虛故各有主用也以桂枝易肉桂治傷寒腹痛神品藥也如夏中熱腹夜少加黃芩去桂痛立止桂於春夏二時為禁藥按經云桂枝入咽陽盛則寒春夏發者為禁藥也桂能動血血熱者為禁藥也木得桂而死肝不足者為禁藥也

桂枝湯有禁用法

仲景本論

太陽傷風方



汗後水氣上逆有甚更汗增滿一法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榮衛之法

或問桂枝湯發汗之義。曰一桂枝耳。或云發汗。或云當得汗解。或云當發汗。更發汗宜桂枝湯者。數方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用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又曰發汗過多者。都用桂枝甘草湯。是閉汗也。一藥二用。如何說得仲景發汗與本草出汗之義。相通為一。答曰。本草云。桂味辛甘熱無毒。通為百藥之長。通血脈。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藏無他病。發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又曰。自汗者為榮氣和。榮氣和則外不諧。以衛氣不和。榮氣和則外不諧。故皆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榮衛既和。則汗自出矣。風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於腠理發出汗也。以其固榮血。衛氣自和。邪無容地而出矣。其實則開汗孔也。昧者不解開汗之意。凡是病者。俱用桂枝湯發汗。若與中風自汗者。合致如桴鼓。因見其取效而病愈。則曰此桂枝發出汗也。遂不問傷寒無汗者。亦與桂枝湯誤之甚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開汗孔也。又曰發汗多。又手冒心忪。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開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桂枝條下言發汗。當認作出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文有通血脈一句。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榮是為榮血中藥也。如是則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然汗出。非桂枝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故後人用桂枝治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意仲景農作於前。仲景述於後。前聖後聖。其揆一矣。

不解肌或誤汗。疾邪入裡。用五苓散兩解表裡二法。一法水逆用之。多服煖水。汗出愈。一法服浮。小便不利。微熱。清渴者。用之。

五苓散方。猪苓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澤瀉六銖。白朮六銖。桂半兩。右五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煖水汗出愈。

不解肌。而誤發大汗。其變逆有救亡陽瀉風二法。一法真武湯。一法桂枝加附子湯。真武湯方。此本少陰經之神方。并加減法。而太陽上篇先錄之。至太陽下篇。尤宜緊要。先同錄此。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白朮二兩。附子一枚。去皮。八片。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枝加附子湯。於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餘依桂枝湯法。

不解肌。而用燒鐵取汗。寒入核。起粟。核止。變一法。桂枝加桂湯。更加桂。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枝二兩。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桂枝湯。方見前。

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於前下藥內。更加桂枝湯一法。即桂枝大黃湯之互詞。因上衝陽位。故兩解之也。不上衝者。不用此方。

不解肌。反誤下。心痞。用溫補藥。兩解表裏一法。桂枝人參湯。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也。桂枝四兩。甘草四兩。白朮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煎四味。取五升。內桂枝。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或問大柴胡瀉也。桂枝人參湯。補也。何為皆治下利。心下痞硬。此非裏熱。乃下之早。因作痞。裏虛。協熱。而利。表又不解。故與桂枝人參湯。和裏解表。若大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者。表和而裏病也。以心下痞硬。故為實。當以大柴胡下之。二者心下痞硬。雖同。而虛實之症。有別。故用藥有攻補之異。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葛根半斤。黃連二兩。黃芩二兩。甘草二兩。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分四服。下利。身熱。口乾。渴。欲飲水。者。與之。身熱。口乾。渴。欲飲水。者。與之。

不解肌。反誤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桂枝湯。方見前。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法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枚餘依桂枝湯法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裏一法  
桂枝承氣湯 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宜桂枝湯外解已少腹急結可用此攻 桃仁<sub>五枚</sub>桂枝<sub>二兩</sub>大黃<sub>四兩</sub>芒硝<sub>二兩</sub>甘草<sub>二兩</sub>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

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方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中風病不解熱痰著血明辨脈症用抵當湯二法 一法發狂著血重症 一法再辨脈證法中之法  
抵當湯方 水蛭<sub>三十個</sub>蟅蟲<sub>三十個</sub> 大黃<sub>三兩</sub> 桃仁<sub>三十個</sub> 右四味為散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下不再服

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致冒先汗解後議下一法遵內經虛者實之義汗法下法並不出方若論用藥表無過桂枝裏無過大柴五苓矣  
中風病表裏已虛餘邪未解辨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桂枝湯 陽脈微者用此 方見前

調胃承氣湯 陰脈微者宜此 方見後  
中風病嘔利痰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十棗湯方 芫花<sub>熬</sub> 甘遂 大戟 大棗<sub>十枚</sub> 右上一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

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欬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此表解裏不和也十棗湯主之

按大棗純得土之中氣兼感天之微陽以生故味甘氣平又溫氣味俱厚陽也入足太陽陽明經經曰裏不足者以甘補之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甘能  
補中溫能益氣甘溫能補脾胃故主治安中補脾補中益氣此方三味皆峻利故用肥棗十枚蓋我衣一著大發鉅橋之意所以題之曰十棗湯表其用之  
重也 按神農本草經云芫花味苦寒主傷寒溫癘下十二經水破積聚大堅癥瘕滯滌腸中留癖飲食寒熱邪氣利水道仲景本方取用正取此義後人乃  
遂改元花何也即日芫花別錄亦云能消胸中痰水五藏五水然本經云味辛溫全與芫花不同且亦并不云主傷寒溫癘等症也權移通用殊非仲景立  
方本旨不可不辨 仲景傷寒論以芫花治利者取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用當斟酌不可過使須有是症乃用 或問乾嘔物痛小柴胡十棗湯皆有之

一和解一攻伐何也蓋小柴胡症邪在半表半裏間外有寒熱往來內有乾嘔諸病所以不可攻下宜和解以散表裏之邪十棗湯證外無寒熱其人熱欬  
汗出此表已解也但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邪熱內蘊而有伏飲是裏不和也與十棗湯以下熱逐飲有表症而乾嘔脇痛者乃柴胡湯  
症無表症而乾嘔脇痛者即十棗湯症也上文所言頭痛者乃飲家有此症不可以常法拘仲景所以述此者恐後學見其頭痛以為表不解不敢用也

或問同是心下有水氣乾嘔欬喘一用小青龍湯主之一用十棗湯主之何也蓋小青龍治未發散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  
棗湯驅逐裏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泄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陳莖法也夫飲有五皆內吸水氣外受濕氣等善而為留飲流於膈則為支飲令人欬喘

太陽陽明方

太陽陽明方

太陽陽明方

太陽陽明方

寒吐沫背寒流於肺則為懸飲令人欬唾痛引缺盆流於心下則為伏飲令人胸滿嘔吐寒熱眩暈流於腸胃則為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或肥或瘦流於經絡則為溢飲令人沉重注病或作水氣附腫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洩濕能直達水飲寒濕隱僻之處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可過劑洩人真元也陳言三因方以十棗湯藥為不用棗肉為丸以治水氣喘急浮腫之症蓋善變通者也昔杜任問孫兆曰十棗湯究竟治長病孫曰治太陽中風表解裏未和也杜曰何以知裏未和也曰頭痛心下痞滿腸下痛乾嘔汗出此知裏未和也杜曰公但言病證而所以裏未和之故要緊處總未言也孫曰某嘗於此未決願聽開論杜曰裏未和者蓋裏與外相壅於中焦故頭痛乾嘔短氣汗出是痰膈也非十棗不治但此湯不宜輕用恐損人於危忽用者慎之 大抵痰亦水濕之病耳蓋痰涎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入於心則迷竅而成癩癩妄言妄見入於肺則塞竅而成痰唾稠粘喘急皆冷入於汗則留伏蓄聚而成脇痛乾嘔寒熱往來入於經絡麻皮頭痛入於筋骨則頭項胸背膈膈手足牽引疼痛然治痰須治其本痰之本水也濕也得氣與火則凝滯而為痰為飲為涎為瀉故十棗湯逐水去濕正所以治痰膈耳

中風病誤下熱邪內陷而成結胸諸法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芒硝一升甘遂一分大陷胸湯方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煎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結胸兼涉陽明仍用本湯

陽明仍用本湯

大陷胸丸 結胸似涉柔腫狀較緩湯大黃半斤葶藶半斤芒硝半斤杏仁半斤大陷胸丸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結胸項強者胸滿硬痛能仰而不能俯也有汗項

強為柔痊此雖有汗其項強乃胸中滿實而不能俯非是中風裡急故曰如柔痊不用湯液而用丸劑蓋湯主瀉滌用大陷胸湯以其從以下至少腹皆硬痛三焦皆實故用湯以盡之此惟上焦滿實用湯恐傷中下二焦之陰故用丸以攻之 按瘕音癡惡也當作瘕音怪風強病也

太陽經傷寒方

辨傷寒證用麻黃湯法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桂枝三兩甘草二兩杏仁七十個湯去心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辨傷寒證用麻黃湯法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麻黃湯主之 按太陽少陰有身熱而無頭痛蓋三經皆不主頭故也厥陰有頭痛而無身熱若身熱而又頭痛屬太陽經也 傷寒頭痛屬三陽乃邪氣上攻也太陽專主頭痛陽明少陽亦有之三陰無頭痛蓋太陽少陰二經至胸而後腰陰循喉上入項額出頰會於顛故亦有頭痛傷寒頭痛太陽經居多頭角痛屬少陽經頭痛屬厥陰經 足太陽經起自內背循頭背腰膂故所過皮膚不利寒邪外束人身之陽不得宣越故令發熱寒邪在表不能任寒故令惡寒寒主閉藏故令無汗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於外則鬱塞於內故令作鬱寒氣剛故令脈緊 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歷代醫書未有究其精微當釋思之似有一得云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於則為血在衛則為汗夫寒傷榮榮血內滯不能外通於衛意氣固閉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外泄不能內護於榮營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由於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已羅一身之象也是證雖廣太陽有肺實受邪氣其證時兼而亦非

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由於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已羅一身之象也是證雖廣太陽有肺實受邪氣其證時兼而亦非

辨脈浮數宜用麻黃湯發汗一法。即脈不緊但浮及浮數俱必用此。辨傷寒欲傳不傳心悸而煩宜用建中一法。太陽中篇連大綱止此三法。

變法用桂枝湯加減七法。

小建中湯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膠飴一升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者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按山僻絕無醫藥之區每遇頭痛發熱用鹽法山椒炒雞炊飯一飽津津發汗豈非得建中意乎。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脈辨證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方見上篇。再按發汗已解因表疎外邪內襲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仲景意中透已慮其正虛而及汗展轉增變卒至莫救可為寒心。

一法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宜表裏兩解五苓湯。方見上篇。

一法汗出而渴五苓散不渴者茯苓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桂枝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一兩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辨脈浮脈浮數尺脈反遲反微不可發汗一法。再按二條但論其法然無藥也宜用建中湯生其津液津液充則穀氣傳轉而生精血所以自致表裏俱實便自出汗而愈可見津液精血人身之至寶也。

服麻黃湯汗後病不解有惡寒惡熱不同治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調胃承氣湯方 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此方。大黃四兩清酒浸芒硝半斤甘草二兩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煮令沸少少溫服。

服麻黃湯後身痛脈沉遲者宜行補散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人參三兩生薑四兩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一斗一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

如桂枝或問經言表邪感脈浮而痛法當身疼宜以汗解之况身疼者係表邪未盡此又加入人參芍藥生薑以益血何也曰表邪感則身疼血虛則身亦疼其脈浮者邪盛也其脈沉微者血虛也感者損之則安虛者益之則愈仲景凡言發汗後以外無表證內無熱證止除身疼而已若脈稍浮感則為表邪未盡解今言脈沉遲此血虛而致然也故加入人參生芍藥蓋以養血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麻杏甘石湯方 治喘飲水灌水 麻黃四兩杏仁五十個甘草二兩石膏半斤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尚論後編卷三 太陽傷寒方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誤下變喘 方同前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自冒心悸及耳聾無聞二法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心下悸及耳聾無聞皆陽氣暴虛仲景止用桂枝甘草二補虛之義

顯明易見如三證大虛又必多用參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欲作奔

豚預伐其邪 茯苓半斤 桂枝四兩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甘瀾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法取

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汗後腹脹滿 厚朴半斤生薑半斤半夏半斤人參一兩甘草四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

服麻黃湯後不錄誤下津乾飲結胃因變痞一法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黃連一兩大棗十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三升溫

誤下成痞用瀉心湯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誤下後再誤下客熱虛痞用甘草瀉心湯

一法誤下後復發汗惡寒先解表用大黃黃連瀉心湯

一法上有陰氣協熱邪作痞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而陰氣乘陽虛作痞用附子瀉心湯

一法心下滿而不痛者用半夏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大棗十二枚乾薑一兩黃連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

在表而反下之則逆矣下而虛其中熱則表邪乘之而入虛不任邪令人謂之挾熱利也火性急速穀難入而未及化故穀不化虛陽上迫故令腹中雷鳴

中虛不能化氣故令痞硬而滿胃虛客氣上逆故令乾嘔心煩不得安人參甘草大棗胃虛之聖藥也半夏乾薑瀉心之聖藥也黃連黃芩痞熱之聖藥也

相傳伊尹湯液原有甘草瀉心湯治證同上仲景本此方而但去人參可見先哲皆有祖述不似後人一味臆駭此云去人參海云伊尹湯液此湯七味

今監本無人參脫之也此為定衡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按結胸之脈沉實其病謂之實邪故下之也急逐氣之

脫關脈必浮其病謂之虛邪故下之也緩彼大黃則煎之乃取其氣味厚此用大黃則漬之取其氣味薄也 大黃乃足大陰手足陽明手足厥陰五經血

分之總統病在五經之血分者宜用之若在氣分用之是謂誤伐無過矣故仲景言治心下痞滿按之軟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此正瀉脾胃之濕

熱非瀉心也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則作痞滿乃突傷脾血氣乘虛結於上焦胃之上脘在於心下瀉心實瀉脾也素問云太陰所至為痞滿又云瀉氣

在上則生腹脹是矣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乃熱邪陷入血分不在上脫分野大陷胸湯方皆用大黃瀉瀉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瀉氣也若結胸

在氣分則只用小陷胸湯痰瀉在氣分則用瀉心湯矣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附子一枚 右四味以麻沸湯即熱湯一名百沸湯一名太和湯味甘平無毒主治助陽氣道經絡

加附子恐大黃黃連損其陽也非補虛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sup>洗</sup>斤黃芩三兩乾薑三兩甘草三兩人參三兩黃連一兩大棗<sup>擘</sup>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至於下後邪氣傳裏亦有陰陽之異若下後陽邪傳裏者則結於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與大陷胸湯以下其結陰邪傳裏者則留於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與半夏瀉心湯以通其痞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裏一法 前第九條五苓湯方兩解表裏於此更治痞滿服瀉心湯復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sup>碎</sup>一斤禹餘糧<sup>碎</sup>一斤 已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然惟病在下焦者可以用若病在中焦而誤以為虛者則二物之氣益壞於中氣實者固而滯之則邪無自而泄必增腹脹且痛矣慎之慎之 再按難經曰中焦者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靈樞曰水穀者常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小腸而成下焦滲而居下泄池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然則利在下焦者膀胱不滲而大腸滑脫也禹餘糧甘平消痞硬而鎮定其臟腑赤石脂甘溫固陽虛而收其滑脫也若膀胱不滲水穀不分更當導利小便令分清之使府司各行其事始無餘治而愈也 汗吐下解後餘邪挾飲作痞用旋復代赭石湯一法

旋復代赭石湯方 旋復花<sup>三兩</sup>人參<sup>二兩</sup>生薑<sup>切</sup>五兩代赭石<sup>一兩</sup>半夏<sup>洗</sup>斤甘草<sup>三兩</sup>大棗<sup>十二枚</sup>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汗吐下而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上逆故作痞硬逆氣上干於心心不受邪故噎氣不除內經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為噎

是也旋復之鹹能軟痞硬而下氣代赭之重能鎮心君而止噎薑夏之辛所以散逆參甘大棗之甘所以補虛或曰汗吐中虛肺金失令肝氣乘脾而作上逆逆氣于心心病為噎此方用代赭石所以鎮心亦所以平肝也亦是究理之論 昌用此方治反胃多痰氣逆并嗽者愈十人矣 傷寒下早亦成結胸之證四法

一法辨大結胸用大陷胸湯

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不硬水飲結在胸脇主大陷胸湯 原文

一法辨小結胸用小陷胸湯

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微滑發熱微惡寒頭疼微嘔心下支結用柴胡桂枝湯 原文

一法熱結在裏與結胸異治

一法辨邪熱在表心下支結但治其表

小陷胸湯方 黃連<sup>兩</sup>半夏<sup>洗</sup>斤括實<sup>實一枚</sup>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括實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大陷胸湯方 水飲結在胸脇仍用此方 方見前

柴胡桂枝湯方 不宜大小陷胸之法用此方 柴胡<sup>四兩</sup>黃芩<sup>半兩</sup>人參<sup>半兩</sup>桂枝<sup>半兩</sup>甘草<sup>半兩</sup>半夏<sup>半兩</sup>生薑<sup>切</sup>芍藥<sup>半兩</sup>大棗<sup>擘</sup> 右九味以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太陽陽寒方

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

辨傷寒太陽兼少陽。連上共五法。

小柴胡湯方。柴胡半斤。黃芩三兩。半夏洗升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辨若胸中煩。滿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黃芩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取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經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邪在表則寒。邪在裏則熱。今邪在半表半裏之間。未有定處。是以寒熱往來也。邪在表則心腹不滿。邪在裏則心腹脹滿。今止言胸脇苦滿。知邪氣在表裏也。經曰。陽入之陰。則靜。默默者。邪方自表之裏。在表裏之間也。能食不能食。煩不煩。嘔不嘔。皆因邪初入裏。未有定處。則所處不一。故有或為之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正指此或為之證也。

傷寒陽脈陰脈法。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瘥者。與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小建中湯方。方見前

服小建中湯。不瘥者。蓋少陽屬木。其脈弦。木盛則土受尪。故瀼而急痛也。故伐木以救土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三兩。黃芩三兩。枳實根四兩。牡蠣三兩。甘草二兩。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後服。汗出。便愈。按已發汗。而復下之。雖不失先發後攻之序。及當汗而反下之。宜然。既汗之。邪當自散。若不待其全解。後內實而復下之。是猶傷於早也。烏得不結。然已發汗。則邪勢已衰。雖或失之下早。故結亦當微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原文

太陽病十日。已來脈浮細。而嗜臥者。外解已也。設胸脇滿痛者。與小柴胡湯。脈浮者。用麻黃湯。原文

胸脇滿痛。則少陽未除。故與小柴胡以和之。脈但浮。則邪還表。故與麻黃以發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柴胡四兩。半夏洗。龍骨一兩。人參一兩。茯苓半兩。鉛丹一兩。桂枝一兩半。生薑半兩。大黃二兩。牡蠣一兩。大棗六枚。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棗子。更煮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辨下後胸滿煩驚。身重困篤。用此湯。原文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炙甘草湯方。甘草四兩。生薑三兩。桂枝三兩。麥門冬半斤。麻子仁半斤。大棗十二枚。人參二兩。生地一斤。阿膠二兩。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前

藥。取三升。去滓。後入麻子仁。阿膠。更煮一升。下後。復胸滿煩驚。身重困篤。用此湯。原文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炙甘草湯方。甘草四兩。生薑三兩。桂枝三兩。麥門冬半斤。麻子仁半斤。大棗十二枚。人參二兩。生地一斤。阿膠二兩。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前

藥。取三升。去滓。後入麻子仁。阿膠。更煮一升。下後。復胸滿煩驚。身重困篤。用此湯。原文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炙甘草湯方。甘草四兩。生薑三兩。桂枝三兩。麥門冬半斤。麻子仁半斤。大棗十二枚。人參二兩。生地一斤。阿膠二兩。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前

藥。取三升。去滓。後入麻子仁。阿膠。更煮一升。下後。復胸滿煩驚。身重困篤。用此湯。原文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服後身發痛便清自調者急投表用桂枝湯方見上篇

辨誤下引邪內入用梔子湯取吐三法病人糞微溏者不可服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兩厚朴四兩枳實四兩湯浸去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一法誤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兩乾薑二兩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豉湯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兩香豉四兩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二服得吐止後服

又本方二法

發汗若下煩熱胸中窒者用此方原文發汗吐下後虛煩不眠反覆顛倒懊憹者用此方原文

又加味二法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於前方內加倍甘草

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於前方內加倍生薑甘草

辨下後復發汗之脈證晝夜靜躁一法

乾薑附子湯方 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者 乾薑二兩附子一枚生用破八片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用薑附二味偏

於平熱者恢復重虛之陽而求以協和於偏勝之陰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為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一法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一斤白朮二兩甘草二兩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辨傷寒熱厥小便反利為蓄血用抵當丸一法

抵當丸方上篇湯用水蛭四枚蟅蟲二十枚桃仁二十枚大黃二兩右四味杵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時當有下血若不更服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脈證二法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附子三枚炮去心生薑三兩甘草三兩大棗十二枚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去桂枝加白朮湯方 大便硬小便利者用此於桂枝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白朮三兩餘依前法

甘草附子湯 甘草二兩附子三枚炮去心白朮二兩桂枝四兩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上條項傷寒此除項中風無疑本文痛不可近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皆是中風可見



風寒與濕相搏冬月若此而風與濕濕熱相搏夏月反若彼王叔和云傷寒所致太陽痲濕漏福三種宜應別論以為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果何說耶太陽經證痲濕漏福居先傷寒證居後較燥熾定乃後代咸為取宗焉傷寒書誠疑而難讀之矣辨傷寒發黃有實濕相搏三法

麻黃連翹赤小豆方 麻黃二兩赤小豆一升杏仁四十枚連翹二兩連大棗枚生薑二兩甘草一兩生梓白皮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瘀血在裏身必發黃用前方原文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大黃三兩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若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復減黃從小便去也

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用前方原文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擘甘草一兩黃柏一兩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身黃發熱者用前方 按熱已發出於外則與發熱不同正當隨熱勢而宣散其毒俾不留於肌表也前條熱瘧故用麻黃此條發熱反不用麻黃正所謂寒濕中求之不盡泥傷寒之定法矣此釋太陽中病惟仲景乃識其旨所謂者何蓋四條已發於痲濕漏福三種熱蒸黃之先凡近豈能窺乎至於總入陽明發黃尤為膚淺矣

附越脾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八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太陽經風傷衛傷榮方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桂枝二兩甘草二兩杏仁四十枚生薑三兩石膏如雞子大 大棗十二枚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出多者溫粉撲之 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臥也服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用真武湯救之原文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一兩白朮二兩附子一枚炮去心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此乃少陰經之方先錄於此 按成註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證者但欲將尚不止少陰證似况敢言不久厥吐利等耶 麻黃味甘溫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此風寒兩傷榮衛傷病故以甘草相合而為發散之劑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甘為助法麻黃以發表大棗味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微寒而使石膏為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 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非桂枝所同用之稍逆則又有亡陽之失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無余者發汗則愈若九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害豈勝言哉 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脈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 風傷衛衛氣出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於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寒一則桂枝一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人皆言言之而不明前人不月藥之故遂多不用昌謂脈緩而浮者中風也故晉葛洪浙浙惡寒翁翁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脈浮緊而當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寒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昌為究之風傷衛則風邪干陽陽氣不固發越而為汗是以自汗是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芍藥以和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實解肌之藥耳所以仲景於桂枝症云今半身掣聚微似有汗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可知中風不可大發汗汗過則反動榮血邪氣乘虛籠之故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入陰血而榮行脈中者也寒邪居脈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而則浸淫入骨是以汗不出而熱齒斂而煩冤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助其發散欲滌除內外之邪榮衛之病即大抵二藥皆發汗以桂枝發其衛之邪麻黃開榮衛之病治自有淺深也何以驗之觀仲景第十九症云病當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誑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是和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又第一卷云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俱病者即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浮緊者榮衛俱病也此麻黃湯中并用桂枝此仲景之言也至於青龍雖治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之病然仲景又云陽微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厥逆使有筋惕肉瞤之症故青龍一症尤難用藥須臾形症諦當然後可行熱盛而煩手足自溫脈浮而緊此傷風見寒脈也不煩少熱四肢微厥脈浮而緩此傷寒見風脈也二者為榮衛俱病法宜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方 麻黃 去節 桂枝 芍藥 酒炒 細辛 甘草 炙 乾薑 各 三 半 夏 五味 半 升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原文

傷寒心下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原文或問小青龍與小柴胡證皆嘔而發汗表裏之證大槩彷彿何故二方用藥之不同曰夫傷寒表不解裏熱未甚而渴欲飲水不能多不當與之以腹中熱尚少而不能消水飲停蓄故作消痞然水寒作病非溫熱之劑不能解故用小青龍發汗散水原其理初無裏症因水寒以致然也若小柴胡湯則係傷寒發熱之邪傳裏在於半表半裏之間熱氣內攻故生諸症是二症雖曰表裏俱病至其中之寒熱則全不同故用藥有薑桂柴苓之異耳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附子 下之後復發汗煩躁不得眠者乾薑附子湯主之原文此當與倍子鼓湯症參看蓋下後煩不得眠一也而用藥有寒熱不同故爾 服薑附湯有二法一法當熱服手少陰心也水包火熱服以接心火身寒甚外火少也寒從內消譬如凍死寒在外也一法當寒服足少陰腎也寒邪入水令冷服以類腎水身表微熱內水多也熱從外生寒從內消譬如欲冷寒在內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方見前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原文予觀仲景當言發汗後乃表邪悉解止餘一症而已故言更不可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解當用此方以散之夫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症惡具而加喘者用之註言汗出而喘以為邪氣壅甚非桂枝所能發散此誤也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原文予觀仲景當言發汗後乃表邪悉解止餘一症而已故言更不可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解當用此方以散之夫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症惡具而加喘者用之註言汗出而喘以為邪氣壅甚非桂枝所能發散此誤也

况身無大熱更無證何故復言表邪必盛其後章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條下註曰汗下雖殊其不當損正氣則一其言有至理存焉可見汗後所註之誤矣大抵當時因事發機前後失於照應故有此等之弊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 甘草 大棗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中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原文 悸心動也怔忡忪忪不能自安也有氣虛而悸陽氣內弱心中空虛也有停水飲而悸心為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也有汗下後而悸汗為心液汗去心虛如魚離水也故悸與驚不同

茯苓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 桂枝 甘草 大棗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甘草大棗湯主之 原文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厚朴 生薑 半夏 甘草 人參

汗後腹脹滿者前湯主之 原文 或問太陽篇中發汗後諸症不言太陽病固所當然亦合列於傷寒之右何故止言發汗後腹脹者厚朴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曰凡言發汗後者以外無表裏無別邪止有腹痛一事而已除此之外即獲全安夫傷寒二字豈可易言哉其傳變吉山猶及厚耳可與所餘一症而並例哉其錯汗後不殊此意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 甘草 附子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原文

四逆湯方 方見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原文

五苓散方 方見前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原文 水道為熱所蔽故令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則不能運化津液故令渴水無當於五味故用淡以治水茯苓猪苓澤瀉白朮雖有或潤或燥之殊然其為淡則一也故均足以利水桂性平熱平熱則能化氣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用桂之意也濁陰既出下竅則清陽自出上竅又熱隨濁而泄則渴不治可以自除雖然小便不利亦有因汗下之後內亡津液而致者不可強以五苓散利之強利之則重亡津液益虧其陰故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師又曰太陽隨經之邪直達膀胱小便不利其人如狂者此太陽之邪不傳他經自入其府也五苓散主之是使陽邪由溺而泄耳

發汗見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原文

按太陽標病傳入標之本發渴溺不利此以散道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未渴妄用五苓散反引邪氣入裏而不能解也故易老云即太陽經之下藥也若傷寒太陽脈緊而渴者不宜用此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症欲飲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原文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渴心下痞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原文

便者則為攻之十日不更衣而不平攻何也此非能辨乃津不足則十日不更衣亦無所益也  
微寒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即知大便不久出為小便數少以津液足胃中故知不久大便也夫不便者若有潮熱譫語可下之症然後可以攻之其不大便而無譫下症者此津液不足須當自審慎勿以日數久而輒為攻下也 五苓散為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裏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也 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雖利亦宜五苓散主之 當服不服則生何症答曰當服不服則穀消水去必致陽明燥火鬱胃發黃故有調胃湯症此太陽入本失下也由不曾服五苓散故也 不當服服之則生何症答曰不當服而服之是為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傷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症也輕則桃仁承氣湯重則抵當湯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也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為調和之劑酒毒小便赤澀宜五苓散但熱在中焦未入太陽之本小便自利而清乃津液已行者若與五苓散利之則重濁腎水不惟重濁腎水而酒毒之熱亦不能去以故上下不通而溺澀則為發黃症也若入血室則為蓄血用五苓散以瀉濕熱 太陽症傷寒自外入其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 又小腸火為本膀胱水為標乃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主之以方內桂枝陽中之陽從太陽中之陰相引而下於本導出邪氣

丙火

手經

自上之下

壬水

足經

小腸

丁不上也

膀胱

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為本水中有火火為氣管當膏其本再腎相通又在下部實在下焦下焦如瀆相火明也生地黃黃柏主之邪從本受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填塞不便自內而之外也蓋生地黃柏黃連乃陰中之陽為裏之表藥若五苓之桂水澤瀉猶茯苓茯苓乃陽中之陰為表之裏藥也 治酒病宜發汗若止以五苓利小便炎熾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辛溫則散之是從其火化也乃知利小便濕去熱不去動大便尤為疎遠大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水也從發而汗之最為之近以使濕熱俱去蓋治以辛溫發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桂枝二兩甘草一兩生薑一兩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原文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原文

飲內甚先與此湯治其水而後治其厥若先治厥則水飲浸漬入胃必作下利 凡治悸其法或鎮圍之或化散之惟飲之為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下無所不入侵於肺為喘嗽傳於胃為噎噎溢於皮膚為腫潰於腸胃為利其厥之病甚重猶先治水况病之淺者乎

白虎湯方 石膏一斤知母六兩甘草二兩粳米六合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實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原文

按前篇云諸熱在表裏俱熱者白虎湯主之又曰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實裏有

寒者必表裡字說耳又陽明一症云脈浮滑表裏俱寒四逆湯主之又少陰一症云裏寒外氣通脈四逆湯主之以此相參其說益明矣又陽明篇曰脈浮

而疾者小承氣湯既用承氣湯是裏熱也又厥陰篇曰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是謂滑為裏熱也明矣况知母石膏宜應以水濟成氏隨文釋之謬也 海云此表有熱裏有寒非寒冷之寒寒邪之寒亦自有理可思

傷寒脈浮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厥陰 梗米本草諸家共言益脾胃如何白虎湯用之入肺以其陽明為胃之經色為西方之白故入肺也然治陽

明之經即在胃也色白味甘寒入手太陽又少陰症桃花湯用此甘以補正氣竹葉石膏用此甘以補不足東垣云身以前胃之經也胸胃肺之室也邪在陽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振為白虎湯也 活人云謂白虎湯治中暈汗後一解表無非正傷寒藥也而夏日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夫白

虎湯真戒仲景之書症治昭然明白何為非正傷寒之藥也况傷寒論言無表症者可與白虎湯今云汗後一解表藥耳於法既無表焉何解之有又曰夏

月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而明理論又云立秋後不可服秋則陰氣半矣白虎大寒若不能禁服之而為歲逆不能食或虛羸者有矣夫傷寒之法有是

症則投其藥安可拘於時而為治哉假如秋冬之間患傷寒身無表症而大煩渴於法合用白虎湯於拘其時何以措手若以白虎為大寒其承氣又何宜於

冬月耶既以夏宜戒秋不可行然則宜乎何時也雖然經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言常也假如賊邪變出陰陽寒者亦當捨時而從症豈可以時令拘哉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尿發汗則識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東垣云入足陽明手太陽味甘苦寒

潤治有汗骨蒸肺經氣勞瀉心仲景用此治不得眠者煩躁也煩者肺也燥者腎也以石膏為君佐以知母之苦寒以清肺之源緩以甘草粳米之甘而使

不速下也經云胸中有寒者瓜蒂散吐之又云表熱裏寒者白虎湯主之瓜蒂知母味甘苦寒而治胸中寒及裏寒何也答曰成無已註云即傷寒寒邪之毒

為熱病也讀者要逆識之如論語言亂臣十人書曰惟以亂臣其能亂而四方亂皆治也乃治寒者也故云亂民亂四方也仲景所言寒之一字舉其初而言

之熱病在其中矣若以寒為寒冷之寒無復苦寒之翻兼言白虎症服尺寸俱長則熱可知矣

白虎加人參湯五法 藥即湯見 許云有人初病嘔吐俄為醫者下之已七八日而內外發熱于診之曰當用白虎加人參湯或曰既吐復下且重虛矣白

虎何用乎予曰仲景云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正相當也蓋嘔吐者熱留胃脘而致令虛火上逆三投湯而愈仲景既

云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又云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白

虎加人參湯主之國朝林億校正謂仲景於此表裏自益矣余謂不然大抵白虎能除傷寒中暈表裏發熱故前後二症或云表裏俱熱或云表熱裏寒皆

可服之一種脈浮無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黃與葛根症安可行白虎也林億見所稱表裏不同便謂之表裏俱熱者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

以關防法有闕防不盡者則著方以拯治也便如上二條前條乃仲景設法以關防也後條乃傷寒病者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惡風大渴口苦乾燥而煩飲水數升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二條乃著方以拯治也夫白虎湯專治大煩大渴古人設法之意惟恐表未罷而輒用之治有太速之弊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症其中煩渴已甚非白虎不能治也必候表邪俱盡未免有太遲之愆也此乃法之關防不盡者故著方以拯治也苟不著方必然道法此方法之妙所以不可偏廢也或問白虎湯仲景以表不解者不可與又時時惡風背上惡寒者此有表也以白虎主之何也蓋石膏辛涼解足陽明本經熱蒸蒸發熱潮熱表裏皆熱香燥煩渴之聖藥也且時時者時或惡風而不常也背上惡者但覺微惡而不甚也所以於盛熱燥渴而用則無疑矣若表症惡寒常在背上惡寒而加燥渴者切不可用也太陽經積熱而渴無汗者不可與之但汗後脈洪大而渴者則可與之如少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夫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脈弱食少無大熱者切不可用也如誤用之則傾危可立而待矣

本方加... 桂枝湯

太陽病項背強八反汗出惡風者主之 八項背拘強之狀 按後證葛根湯乃桂枝湯中加麻黃葛根也其證無汗故以麻黃發之此證有汗故去麻黃而曰桂枝加葛根湯也若有麻黃則亦葛根湯矣

葛根湯 桂枝湯加 麻黃 葛根

太陽病項背強八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風寒傷經絡之經則所過但痛而已未至於強風寒傷筋骨之筋則所過脈急張直而成剛症瘕字之誤也曰剛症無汗之名也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形氣之輕者也此以風寒未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原文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原文

葛根加半夏湯 方見本湯

凡合病必自下利下利裏證也今之庸醫皆曰痛處傷寒不治仲景則以前方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則陽貴而陰虛故下利也此湯散經中表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利不治而自止也惟明者知之其之其脈必弦而長 張云凡合病皆下利各從外證以別焉夫太陽病頭項痛腰痛脊強陽明病目赤鼻乾不得臥少陽病胸脇痛耳聾凡遇兩經病證齊見而下利者合病也然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也仲景不言服證言太陽與陽明合病者以前章所論包合已上之證即此理也況各經之證所見不一難為定論乎 按合病者三陽合病也謂二陽經或三陽經同俱受邪相合而病故曰合病此病不傳者也併病者亦指三陽而言併者依併骨節之謂前病未解後病已至有迫迫相併之義此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病不能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煩躁氣短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者併之已盡是謂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識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也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併病止出三證加前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變如此也然此皆三陽病耳與三陰無干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矣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梔豉湯 方見太陽中篇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者主之 源啟下 慎者慎慎者鬱悶也中懊懊惱惱煩煩懷懷鬱鬱鬱鬱舒舒憤憤無奈此又煩悶而甚者也由下後表之陽邪乘虛內陷鬱而不發結伏於心胸之間故如是按梔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煩香豉色黑味鹹入腎而治燥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空者主之 傷寒五六日天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宜主之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枯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身重者發汗則燥心煩憤反振語者主之

煩者氣也燥者血也氣主肺血主腎煩躁俱在上者醫者通於肺母也故用梔子以治肺煩用香豉以治腎燥煩躁者慎慎不得眠也 或曰煩者心為

之煩躁者心為之躁何煩為肺躁為腎躁夫心者君火也與邪熱相接上下通熱全以之而躁水以之而存猶存大耳故肺腎之合而煩躁高此煩躁肺

論 卷四 太陽合陽明方

藥雖貴其貴心火為之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惱飢不能食但煩汗出者主之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此湯 下利後不煩為欲解若更煩而心下堅者為欲煩此煩是心下虛者是邪熱乘裏客於胸中為煩也與此湯吐之則愈 按此湯惟吐無形之虛煩則可若用之以去實則非攻子所能宜矣貴者煩亦常故主之

凡服梔子湯病人真微瀉者不可與服之 仲景用梔子湯治煩胸為高之分也故易老云輕瀉而家麻色赤而象火故能瀉肺之火也本草不言吐仲景用此為吐者梔子本非吐藥為邪氣在上拒而不納故令人上吐邪因得以出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或或用梔子利小便實非利小便清肺也肺氣清而化轉脫為津液之府小便得以出也本經云治大小腸熱辛與康合又與而合又能泄戊其先 入中州故也去皮泄心火連皮泄肺火入手太陽少陰經

麻仁丸 大黃 枳實 厚朴 芍藥 麻仁 杏仁

跌陽脈浮而濡浮則胃氣強濡則小便數浮濡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源 成無己曰約者結約之約謂強脾弱約求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小便數而大便硬故曰脾約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惡切有聲為說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必久病大汗下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熾灼熱傷元氣為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切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寡於畏土故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降達之官又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痛苦也理宜滋陰血搜肺陽之火不燥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感而重貴者無有不妥若與熱雖感而氣不賁者雖得皆通保無有脾愈弱而腸愈燥者乎後之用此方者慎勿膠柱而鼓琴

茵陳蒿湯 茵陳 六兩 大黃 二兩 梔子 桴四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刺頭而暈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發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源 微同 下

傷寒八九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梔子柏皮湯 梔子 柏皮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導皮湯主之 茵陳蒿湯治熱濕也梔子柏皮湯治燥熱也如茵湯則濕黃單則燥黃濕則泄之燥則瀉之也此二藥治陽黃也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方見三卷

傷寒身熱發黃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之 連軀用連軀根也氣寒味甘主下熱氣梓白皮氣寒味苦主熱毒毒至甚時氣發熱之劑必以苦為主

又曰大熱之氣寒以取之是也 漆水即霖雨後行潦之水亦取其發微之極流而不滯不助濕也 右三湯其茵陳湯是欲瀉濕其熱也梔子與麻黃二湯是欲解其黃也為治不同總之皆折火微熱之劑且色如煙黃黃乃濕病也一身盡痛色如橘子黃乃黃病也一身不痛聞發黃活人至病人寒濕在裡不敷熱黃於脾胃腹理不開熱與濕相薄鬱蒸不消化故發黃然發黃與瘀血外溢及胸俱相似但小便不利為黃小便自利為瘀血要之發黃之人脾經積熱熱引飲脈必浮滑而緊數若瘀血證即如狂大便不黑此為異耳 或問白虎證亦身熱煩渴引飲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

發黃證相似身熱汗出此為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頭以下無汗發黃也 又問

內蓄故不能變黃也其有別經之發者亦由脾胃之土受邪故也

抵當湯 抵當丸 二方俱見太陽病

血流下焦而瘀者蓄血也。大抵傷寒先看胃口舌。次看心下至少腹。以手揣之。若少腹硬滿而小便利者。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利者。若小便利者。熱不  
是蓄血。證可下瘀血。傷寒失津。蓄血在裡。熱化為血。其人喜忘。而如狂。血善逸。則喜忘。血下蓄則內急。用藥以取盡黑物為效。大抵看傷寒病人。心下兩  
脇少腹。但有硬滿處。以手按則痛者。便當問其小便利何如。若小便利。乃是水與氣。若小便利者。為有血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不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原文同。仲景凡稱太陽證脈沉者。皆為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而脈反沉也。其證兼發狂。小腹硬者。為蓄血。此條抵當湯是其例也。 自經而言。則曰太陽自脈而言。則曰膀胱陽邪由經而入。結於膀胱。故曰隨經發熱在裏。

大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利者。為無血也。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必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病人無表證。證發熱六七日。雖脈浮數者。可少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或問攻下之法。須外無表證。裏有下證。然後可攻。上言無表裏證。脈更浮數。何故言可下之。曰。此非風寒之所病。是由內傷而致然也。若外不惡寒。裡無譫語。但七八日發熱。內燥津液。乃陽盛陰虛之時。不可攻之。其熱不已。必變生焉。故云雖脈浮數可下。不待沉實而攻之。夫內傷者。經曰。鼓陽脈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傷脾。此非本病。醫持下所為也。仲景之意不外是。理凡傷寒當下之證。皆從太陽陽明在經之邪而入於腑。故下之。今不言陽明病。而但曰病人無表裏證。此非自表之裏而病也。但為可下。故論於陽明病。中學者宜詳玩焉。

傷寒有熱。少腹痛。應小便利。今反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按成註。身黃。屎黑。喜忘。發狂。亦是推廣之詞。若依上文。只是滿而不硬耳。抵當丸湯藥味同。劑如何。是一法。蓋喜忘。發狂。身黃。屎黑。者。疾之盛也。但小腹痛。硬。小便利者。輕也。故有湯丸之別。桃仁大黃等。分水。蛙蟬。蟬之者。作湯。三之。二者作丸。作丸之名。取其數少而緩也。故湯用煎服一升。丸止服七合也。活云。若用抵當湯丸。更宜詳慎。審其有無表證。若有蓄血。而外不解。亦未可用。宜先用桂枝湯。以解外。緣熱容膀胱。太陽經也。

大陷胸湯 方見前

太陽病。脈浮而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又下之。動數變。逆宜大陷胸湯。按太陽病在表。未嘗解在表。而攻裏。可謂虛矣。而況所得之脈。脈浮而數。數乎。今得誤下。動數變。逆矣。而又曰。胃中空虛。又曰。短氣躁煩。虛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必下同硬。而可攻之乎。豈大陷胸之力。緩於承氣。況已下者。不可再下。而不足其虛乎。且經明曰。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曰。脈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彼陽病。實下結。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下。懊憹者。以梔子豉湯。以胸中之邪。況太陽失下後。明有虛證乎。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不硬者。大陷胸湯主之。原文同。三條同。 經言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此不云下後。但云傷寒六七日。結



胸熱蓋此亦不因下早而結胸者何也夫下早結胸事之常然其結胸事之變其熱實傳裏為胸結乃法之關防不蓋者故仲景近其證以註方於其下也於此可見古人用心曲盡其妙且如下章以水結胸脇但頭汗出者以大陷胸湯主之亦在常法之外故條列其證以彰其理也亦或其人本虛或曾吐下而裏氣弱外邪因入故自為結胸者也然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

傷寒之餘日熱結在裡後往來潮熱者與太陽相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目瞤所小潮熱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太陽病已重發汗表則虛矣若復下之更又虛矣不大便五六日可見津液之耗矣非若前章之本當發汗而但下之傷於早鹹今雖有硬滿而可以迅攻之乎若曰潮熱於申酉係陽明屬調胃承氣證既又曰少有潮熱猶可疑待之問將無他法以緩取之乎 按潮熱本屬陽明也太陽潮熱惟此一證耳雜病太陽潮熱則在巳午更玩一小字則知邪與太陽為多陽明為少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若上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

小陷胸湯 方見前

文蛤散 方見前

白通散 蔥白四莖乾薑二兩附子一枚人尿五合豬膽汁一合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障蔽 上文云硬滿而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則痛是手按之然後作痛爾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則少腹不硬痛可知矣熱微於前故云小結胸也且結胸脈沉緊或寸浮關沉今脈浮滑知熱氣猶淺尚未深

結所以用此湯除胸膈上結熱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灌之其氣被却服文蛤散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

通散亦可服 大陷胸湯太陽本藥也大陷胸丸陽明藥也小陷胸湯少陽藥也大陷胸湯治熱實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治痞 按經云結胸脈浮大不可

下下之則死張云用藥如用兵知可而進知難而退此勢之必然也夫寸浮關沉乃結胸可下之脈今脈浮大心下雖結甚表邪尚未前結也若軌下之重

虛其表外邪復聚而必死矣仲景所以言此為嚴戒使無踵其弊也其脈既不可攻當候其變而待其寬假如小結胸證其脈浮滑按之則痛故如邪非深

結亦不敢下無過解除心下之熱耳小陷胸湯主之或又曰結胸膈有外證大陷胸可用否子曰結胸無外證或有微熱或有小潮熱仲景已明言之其餘別無表證若有外證其邪亦未結實不可以結胸論也經曰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柴胡桂枝湯主之又傷寒六七日已發汗而復下胸脇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上之證雖云心下支結及言胸脇滿微結

二條俱有外證所以柴胡加桂枝及加乾薑以和解之如無外證止有胸腹結實而痛者方為結胸病也

陽明少陽各方 大承氣湯方 厚朴祛枳實芒硝鐵大黃 陽明公務滿燥實 四在全身者方可用

小承氣湯方 厚朴 枳實 大黃 甘草

調胃承氣湯方 芒硝 大黃 甘草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與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難

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或謂減不足言復曰當下之何也曰比古之文法如是也言腹滿不減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此滿而不減之謂也

若時滿時減者不可以當下而論假如太陽篇中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必宜

桂枝湯緩桂枝為當發汗而設非為治血也其減不足言之說亦不外乎是理張論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對賊名為負也脈浮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問承氣湯陽明當下之證宜用今少陰病亦用何也蓋胃為水穀之海主養四旁有病皆能傳

之入胃其胃土燥則腎水乾以一二三日則口燥咽乾是熱之深傳之甚也故急下以全腎水夫土實則水清謂水穀不相滯故自利清水而口乾燥此胃

土熱而氣然也下利色青者肝也乃肝邪傳腎緣腎之經脈從肺出絡心胞注胸中由是而心下痛故急下去實熱遂腎邪其六七日腹脹不大便以

入府之邪變其胃土勝則腎溼急下以逐胃熱滋腎水蓋陽明與少陰皆有急下之條然而證雖不同其入府之理則一是以皆用大承氣也

下利膿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大法秋宜下

凡服下藥用湯勝丸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問曰病人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又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以為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瘥後至其年月日復發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病人腹中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者聚也蓋邪熱與糟粕相結而為實也實則潮熱譫語手心脈澀汗出者此燥屎所為也如人壯大熱大實者宜大承氣湯下之又熱結不堅滿者故減去厚朴枳實加甘草而和緩之故曰調胃承氣也若病大而以小承氣攻之則承氣不伏病小而以大承氣攻之則過傷正氣且不及還可再攻過則不能復故可不謹哉仲景曰凡欲行大承氣先與小承氣一鐘腹中轉矢氣乃有燥屎也可以大承氣攻之若不轉矢氣其不可攻攻之則腹脹不能食而難治又曰服承氣湯得利慎勿再服此語語告戒也凡用攻法必先妙算料量合宜則應手而効若不料量孟浪攻之必至殺人按陽明一證分為太陽少陽三等而以大小調胃承氣下之者按本草云大黃酒浸入太陽經酒洗入陽明經浸久於洗得酒氣為多故能引之於至高之分若物在山巔人迹不及必射以取之也故仲景以調胃承氣收入太陽門而大黃下註曰酒浸及詳其用承氣一則曰少溫服二則曰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又詳本湯之證則曰不吐不下心煩者又發汗不解蒸熱又吐後腹脹滿是太陽陽明去未盡其病在上不當攻之故宜緩劑以調和之也及至正陽陽明則皆曰急下之與大承氣湯而大黃下注曰酒洗是沈輕於浸微升其越下之性以治其中也至於少陽陽明則去正陽而通太陽其分為下故小承氣湯中大黃不用酒洗少陽不宜下故又曰少與曰微瀉之勿令大泄此仲景之妙法也東垣不審胃之云者乃仲景蓋調胃承氣於太陽為太陽不宜下故又稱胃以別之却踵成氏之謬以小承氣治太陽脾約之證以調胃承氣治正陽陽明承氣之證余故不能無辨海云大小調胃三承氣之湯必須服浮腫痛惡風惡寒表正盡罷而反發熱惡熱譫語不大便方可用之若脈浮緊下之必痞氣已上三法不可差也若有所差則無形者有遺害假令調胃承氣證用大承氣下之則愈後元氣不復以其藥氣犯之也大承氣證用調胃承氣下之則愈後神氣不清以其氣藥無力也小承氣證若用芒硝下之則或下利不止變而成瘕矣三承氣豈可差乎陶云大凡傷寒邪熱傳裡結實須看熱淺深用藥今之庸醫不分當急下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茲而斃者多矣余謂傷寒之邪傳善非一治之則殊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兼全俱宜大承氣湯蓋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若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兼三證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朴恐傷上焦虛無氣之元氣調胃之旨自此始矣若上焦受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而以枳實厚朴除痞大黃泄實去熱芒硝不傷下焦血分之真陰謂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證尚未除而裡證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湯通表裡而緩治之又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亦宜用此故經云轉粟執繫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其大柴胡加大黃小柴胡加芒硝方為轉粟執繫為病輕者設也

仲景又云湯滯傷寒執積皆用湯液切禁丸藥不可不知

積令湯方 積令 澤瀉 茯苓 滑石 阿膠 略一

陽明病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積令湯主之

按此浮字誤也活人云脈浮者在外散脈沉者積令湯則知此證脈字下脫一不字也據太陽篇內五苓散乃積令澤瀉茯苓三味中加桂白朮也陽明篇內積令湯乃積令澤瀉茯苓三味中加阿膠滑石也桂與白朮味甘平為陽主外阿膠滑石味甘寒為陰主內奉議之言亦可謂不失仲景之旨矣第奉議欲區別二藥分晚不覺筆下以沉對浮遂使後人疑三陽證中不當言脈沉更不復疑疑經文之有闕也更詳太陽證固常脈浮而陽明為表之裏故其脈不浮而曰長蓋長者不浮不沈中之脈也成氏直以脈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脈沉言之胥失之矣若曰脈浮者五苓散不浮者積令湯則得仲景之意矣又詳少陰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之狀以此不得眼者積令湯一證雖不言脈沉然少陰之脈必沉也豈活人以少陰對太陽一證而言推之成氏隨文說釋明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積令湯以汗多胃中燥積令湯利其小便故也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氣寒則為瀉天熱衣

厚則為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為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豬苓湯利小便也

小柴胡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滿。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主之。二十條同 或問少陽膽中榮。紆盤屈皆多於各經。及觀少陽篇中治病至簡。又不問何病。為本經之正法。何也。夫經絡所據。身之後屬

太陽。太陽為陽中之陽。陽分也。身之前屬陽明。陽明為陽中之陰。陰分也。陽為在表。陰為在裏。少陽在表之衝。夾於表裏之間。故曰半表半裏。太陽勝。水

寒也。陽明大腸。金燥也。邪在陰陽二分之中。近後勝。水則寒。近前陽明燥則熱。故往來寒熱也。治法。太陽在襟可汗。而解。麻黃湯是也。在本可汗。而解。五苓散是也。陽明在襟可解肌。葛根是也。在本可下。而解之。承氣湯是也。獨少陽居中。不表不裏。開竅於膽。有入無出。故禁發汗。禁利大便。禁利小便。惟宜和之。以小柴胡湯。故名三葉湯。冷熱均平。從於中治。乃和解之劑。若犯之。則各隨上下前後。本變中變。與諸變不可勝數。醫者宜詳之。

本方加減法

血弱氣盡。腰膝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發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按血弱氣盡。至結於脇下。是釋胸脇苦滿句。正邪分爭。是釋往來寒熱句。此是倒裝法也。至默默不欲飲食。兼上文滿痛而言也。若臟腑相連。四句乃釋心煩喜嘔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頭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口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淵文并逆氣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傷寒陽脈溢。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不瘥者。與小柴胡湯。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凡柴胡湯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次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下之。則愈。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其利止。主之。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結者。小柴胡湯主之。

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而汗出。解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者。小柴胡湯主之。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陽下微。此蓋不足。氣。主未寒氣。為未土下。後。柴胡湯。與小柴胡湯。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通來晝日明了夜則譫語者主之  
仲景傷寒論中言婦人者止此三條耳活人書言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男子先調氣女子先調血此大畧之辭耳要之脈緊無汗為傷寒脈緩

有汗為中風熱病脈洪大中暑細弱其證一也當汗當下豈必調血而後行津液耶仲景傷寒論不分男女良以此歟此論固當猶為未也仲景並聖也世  
醫所知仲景不知有是理乎聖人創物賢者述之聖人可以為天下則聖人已先據之矣何待世人明之乎聖人不言以其同珍也後人不知湯液之源故  
立為後人法則異於男子常人所具聰明眼者肯以此為是乎然以藥考之則可知也假令桂枝芍藥固營而關衛非血榮而何麻黃防風難為之發汗本  
治女子餘疾非血榮而何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熱柴胡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虛也當歸地黃不言可知為血藥白朮人嘗以為氣劑本草言能和腰膈  
間血非血藥乎大抵用之在陽便是氣藥用之在陰便是血藥若男子與女人傷寒皆營衛受病其證一也何以云男先調氣女先調血也此二句當以子  
以為治雜病法之常體非為傷寒設也其所以然者以其任使感而有子月事行有期有熱入血室一證不得不異也在妊孕不得不在經血不得不調  
表裏汗下何當有其也無汗下藥中增煩自有調保之義活人云妊娠不用桂枝半夏桃仁柴胡湯減半夏為黃龍湯是則是矣必意蓄血極而鄰於死須  
抵當湯丸則安得不用止是減劑從輕可也故黃帝云婦人身重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天聚大積其可犯也聚其大半而止過者死此所  
以有從輕之義蓋由諸此以知桂枝半夏桃仁可用處必用不可全無但當從輕則可耳保安丸中有桂附牛膝皆墮胎之劑以其數多之中少是亦從  
輕而無妨也又為引用必須少而不可無也大意如此後之君子更宜詳定保劑多破劑少破者從其保破劑多安劑少安者從其破此理不可不知又  
寒熱多少例寒者多熱者少熱不為之熱熱者多寒者少寒不為之寒按岐伯之論謂妊婦之用毒藥可用而不可過也婦人懷孕謂之重身欲用毒  
藥以治其病者止以內有病之故則有病以當毒藥其子必無殞也不惟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大積大聚或病甚不堪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祇宜察其大  
半而止禁行彼病自漸去若過用其藥則敗損真氣死矣按男子亦有熱入血室證經云陽明病下血證語此熱入血室但頭汗出刺期門蓋衝脈為血  
海即血室也男女均有之男子下血證語婦人寒熱似瘧皆為熱入血室迫血下行則為熱熱而利破血之脈生痛作數或沉伏血熱交併則脈洪盛大抵  
男子多在左手女多在右手見之也或問小柴胡近世治傷寒發熱不分陰陽而用之何也按柴胡之苦平乃足少陽經傷寒發熱之藥除半夏外裏之  
熱及往來寒熱小有日晡潮熱也佐以黃芩之苦寒以退熱半夏生薑之辛以退寒人參大棗之甘溫以助正氣解渴生津液則陰陽和而邪氣解矣但太  
陽經之寒熱陽明經之燥熱皆不能解也如用之豈曰無害若更陰陽寒面赤發熱脈沉足冷者服之立至危殆可不慎哉及內虛有寒大便不實服息小  
弱與婦人新產發熱皆不可用也表堅志不寐眩暈與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二服至晚乃覺滿  
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駭曰古人製改咀咀如麻豆大者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膈上所以胸滿而  
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煎以進兩服遂安

小建中湯 方見三卷

傷寒陽脈濡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痊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垣云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為君 飴糖甘草甘溫補脾養胃為臣 水浸木

勢亦未海土致脈弦而腹痛肉桂太辛熱佐芍藥以運寒水薑棗甘年溫發散陽氣行於經絡皮毛為使故名建中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大黃二兩 枳實四枚 半夏半升 芍藥三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五兩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日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四條同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往復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 有人病傷寒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以小柴胡與之不除于曰脈洪大而實熱結在裏小柴胡安能去

之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三服而病除蓋大黃湯滌滌熱傷寒中要藥也蘇軾謂 按柴胡大黃之藥升降同劑正見  
仲景處方之妙柴胡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運和而自愈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傷寒後脈沉者內實也下解之宜柴胡湯 或問大柴胡若內煩裏實者固宜用也其嘔而下利者亦用之何也夫治病節目虛實二者而已裡虛者雖便  
難而勿攻裏實者雖吐利而可下經曰汗多則便難脈遲尚本可攻以遲為不足而裡氣未實故也此以大柴胡主之凡吐利心腹滿軟為裏虛嘔吐而下  
利心下痞硬者為裡實也下之當然然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日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  
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二節病證雖有參差其裏實同一機也皆與大柴胡者宜也 病若二十餘日以上有下證者止宜大柴胡湯恐承氣太峻蓋傷  
寒過經則正氣多虛故也

有人患病傷寒日痛鼻乾不得臥大便不通尺寸脈洪大已數日一夕汗出子謂述以太柴胡湯下之醫駭曰陽明自汗津液已涸法當用蜜煎何須苦用  
下藥余謂曰子雖知蜜煎穩當豈知大柴胡湯乃仲景不傳之妙安能知之余力爭竟投大柴胡二貼愈仲景論陽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己是  
自汗若又下之豈不表裡俱虛又如論少陰病一二日口乾咽燥者急下之人多謂證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宜下豈不陰氣愈甚舉  
此二端則其可疑者不可勝數此仲景之書人罕能讀也余謂仲景急下之者亦猶急當救表急當救裏之說凡稱急者為立論請纓見汗未至津液乾  
燥便速下之則為精捷免致用藥煎也

三陰及各證方

桂枝加芍藥湯 即於桂枝湯內倍加芍藥

桂枝加大黃湯 即於桂枝湯內加大黃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二條同 下 表證未罷而反下之邪乘裏虛當作結胸今不作結胸而作腹滿時痛是  
屬於太陰裏氣不和故腹滿時痛耳時痛者有時而痛非大寬之痛也故但與桂枝湯以解表加芍藥以和裏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大凡表證未罷仍當解表若誤下以虛其裏則邪亦乘虛而入內作大實痛曰大實痛則非時而痛者可例矣故前方但倍  
芍藥而此則加大黃加大黃者取其苦寒能瀉實也 或問太陰有可下者乎曰有經云及太陽證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痛桂枝  
加大黃湯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證以其錯下脾傳於胃故誤下傳也 治病必求其本假令腹痛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加大黃何為不只用芍藥大黃之類  
却於桂枝湯內加之蓋以病從太陽中來當以太陽為本也又如結胸證自高而下脈浮者不可下故先用黃湯解表已然後以陷胸湯下之是亦求其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二條同 下 表證未罷而反下之邪乘裏虛當作結胸今不作結胸而作腹滿時痛是  
屬於太陰裏氣不和故腹滿時痛耳時痛者有時而痛非大寬之痛也故但與桂枝湯以解表加芍藥以和裏

當歸四逆湯 桂枝 芍藥 細辛 甘草 木通 大藥五粒

手足厥。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原文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原文  
而行陽氣。曰久寒者。陳久之寒。對下。直中寒也。明矣。  
按此承上文言。雖有手足厥。脈細欲絕證候。若其人內有久寒。則加吳茱萸生薑以散久寒。

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爾腸鳴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四逆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當救裏。宜四逆湯。原文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者。若不瘥。身體反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發熱頭痛。表病也。脈反沉者。裏脈也。經曰。表有病者。脈當洪大。今脈反沉。連故知愈也。見表

病而得裏。脈則當瘥。若不瘥。為內虛寒。甚。與此湯救其裏。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脈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經言革字者。為樂性同類。惟輕重優劣不同耳。凡太陰自利不渴。師言有用理中而愈者。甚則理

中加附子而獲安者。凡言輩者。蓋如此。夫四逆湯。甘草相合。乃大熱之劑。苟輕用之。恐有過度之失。所以仲景不為定擬也。莫若以理中循循而用之。至為

平穩。如不得已。四逆方為用也。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大汗病。飲食入口。則即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

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吐利汗出。發熱汗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屬霍亂。四逆湯主之。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則湯主之。三條同  
或問論傳經之邪。自三陽傳至太陰。太陰則傳少陰。此不言傳經。而言始得之何也。傳經者。古人明

理之法。意如此。安可執一而論哉。夫三陽傷寒。多自太陽入。次第而傳。至厥陰者。固有其三。陰傷寒。亦有自利不渴。始自太陰而入者。今少陰病始得

之。反發熱。正由自入。故云始得之。緣少陰無身熱。而今有熱。故言反發熱。以不當發熱而熱也。為初病邪淺。故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發散之。按六經中。但

少陰證難辨。此條要。看一反字。是以陰證難云。不用麻黃。今既始得之。反發熱。脈沉。所以用麻黃附子細辛。以溫散之耳。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詳仲景於汗湯劑。各分輕重不同。如麻黃桂枝湯。青龍各半湯。越婢湯。各有



姜等至於少陰發汗二滿雖同用麻黃附子亦有加減輕重之別故以加細辛為重加甘草為輕甘單緩之義也其第一證以少陰本無熱今發熱故云反也蓋發熱為邪在表而當汗之麻黃附子亦兼散汗之功而當溫故以附子溫經麻黃散寒而熱煩汗略故加細辛是汗劑之重者第二證既無表寒之可溫又無裏熱之可下求其所以用麻黃附子之義則是脈亦沉方可名曰少陰病身亦發熱方得發汗藥又得之二三日病尚淺比之前證亦稍輕故不重麻證而但曰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

黃連阿膠湯 黃連 四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阿膠 三兩 雞子黃 二枚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前湯主之原文

附子湯 附子 一枚 白朮 二兩 茯苓 白芍 人參

少陰病得之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原歌 按背者胸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胸中而轉行於背內經曰人身之陰陽者皆為陽脈為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為之惡寒若風寒在表而惡寒者則一身盡寒矣經曰惡寒者陰寒氣盛可知如此條是也又或者陰氣不足陽氣陷於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為陰寒感氣一為陽氣內陷何以明之蓋陰寒為病則不能消耗津液故於少陰病則曰中和及陽氣內陷則熱燥津液為乾故於太陽病則口燥舌乾而渴也要辨陽陰寒熱不同者當於口中潤燥詳之按傷寒以陽為主上件病皆陰勝於陽陽寒甘皆陽也故用附朮芍藥所以散寒而欲宜是不當平之此用芍藥之意也 藥過寒則恐有偏陽之弊故又用芍藥之酸以扶陰經曰火

少陽病身熱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桃花湯 乾薑 一兩 赤脂石 一斤 粳米 一升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原歌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此證自三陽傳來純是熱證成無已因其下利而曰腸熱因其用乾薑而曰裏寒余謂本證蓋少陰腎水也主禁固二便腎水為火所灼不能濟火火熱杜後大腸金故下利且便膿血此方用赤石脂以其性寒而溫寒可以濟熱滑可以固脫用乾薑者假其熱以從治猶之白通湯加人尿猪膽乾薑黃連連琴人參湯用琴連假其寒此假其熱均之假以從治爾經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正此之謂用藥求本也石脂性寒損胃故用以和之向使少陰有寒則乾薑一兩之寒豈足以溫赤石脂一斤之多適足以濟寒而殺人矣豈仲景之方乎

豬膚湯 豬屎皮 白粉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主之原 膚乃是煇豬刮下黑皮禮還云羣膚內厚皮膚羊外薄皮語云膚淺表取諸此  
楸白粉乃白米粉也其鉛粉亦名白粉又石定粉又名胡粉主治積聚疔與白粉不同  
甘草湯 即甘草一味

桔梗湯 甘草 桔梗 連翹 薄荷 竹葉 梔子 黃芩

半夏湯 藥即方見

半夏散 藥即方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原或問六經傷寒。皆不言咽痛。惟少陰篇中有咽痛咽傷之證。何也。夫少陰咽痛。乃經絡所繫。蓋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循喉嚨繫舌本。故有咽傷痛之意。內經曰。所生病者。咽腫上氣。噎乾及痛。此經脈所繫。邪氣循行而致然也。

白通湯 蔥白四莖 乾薑 附子一枚

白通加豬肝汁湯 藥即方見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原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服之無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肝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微續者生。按少陰屬腎。水藏也。得天地閉藏之令。主禁固二便。客寒居之。則痛而失其體。不能制水。故下利。蔥白之辛。所以通陽氣。薑附之辛。所以散陰寒。故即蔥白而名之曰白通。或謂白通湯。及白通加豬肝汁湯。真武湯與通脈四逆湯。皆為少陰下利而設。除用薑附相同。其餘之藥。俱各殊異。何也。曰病殊則藥異。少陰下利。寒氣已甚。非薑不能治。此下利之理。無殊至。兼有之證。不一。則用藥當各從其宜。如白通湯。用薑附以散寒。止利。則加蔥白以通調陽氣。若利而乾嘔煩者。寒氣太甚。內為格拒。而薑附非煩者之所宜。必嘔而不納。故加人尿。豬膽汁。候溫冷而服之。以人尿。豬膽汁。皆鹹苦性寒之液。自納而不阻。至其所則冷體皆消。熱性便發。又真武湯。治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滿。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為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夫水氣者。則寒濕也。腎主之。腎病不能制水。水飲停蓄。為水氣。散痛寒濕內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濕外甚也。小便不利。目下利者。濕甚而水氣不能別也。經曰。脾惡淫。甘先入脾。茯苓白朮之甘。以益脾。逐水寒濕。所勝平以辛熱。濕淫所勝。佐以酸辛。故用附子為藥。辛薑之酸。辛以溫經。散濕。太陽篇中。小青龍湯證。亦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如真武湯者。不殊此理也。通脈四逆治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為裏寒身熱。惡寒。而面色赤者。外熱。此陰甚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與通脈四逆湯。以散陰通陽。其或為之證。依法加減而治之。已上四證。俱云下利。而兼有或為之證。不一。是以用藥大同而小異也。或云。白通湯用附子。凡四證。惟真武湯一證。熟附餘皆生用。何也。凡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非乾薑佐之。則不可。炮熟則益陽除濕。用生薑相輔。為宜。若乾薑生熟。故佐生附。而用生薑。辛溫少資。熱附之功。原佐使之妙。無出此理。然白通等湯。以下利為重。其真武湯證。以寒濕相搏。附子亦用炮熟。仍用生薑以佐之。其生熟之用。輕重之分。無過此理也。

真武湯 方見三卷內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原文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頭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主之。原文

通脈四逆湯 四逆加蔥 四除甘草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者。主之。原文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主之。原文

尚論後篇卷四 三陰及各症方

七

四逆散 甘草 柴胡 枳實 芍藥 用法各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此寒邪傳至少陰裏有結熱則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四逆而不溫

用枳實所以破結氣而除裏熱用柴胡所以升發真陽而回四逆甘草和其不調之氣芍藥收其失位之陰是證也雖曰陽邪在裏甚不可下蓋傷寒以陽

為四逆有陰進之象若復用苦寒之藥下之則陽益虧矣是在所忌論曰諸四逆者不可下之蓋為此也 大凡初服藥時無是證服藥後而生新證者故

經曰若吐若汗下後之證是也即壞病也當以何逆而治之若初服藥有是證服藥後只是原證如故不見新有證候者只是病未退仲景所謂服湯一劑

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也汗下同法清聖柱先生曰陽熱病難癒陰寒病易治蓋熱者傳經變能不一陰寒不傳治之亦一定法耳仁菴嚴先生云凡醫他人

人治過傷寒須究前證曾服何藥倘證交雜先以重者為主夫論輕者假知得經之邪治有三法在皮膚者汗之在表裏兩間者和解之在裡者下之此自外

入內之治也至若體虛之人交接陰陽飲食不節則裏虛中邪又非在表可汗之法必用大熱之劑溫散經曰陰由於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裡氣失守故使

邪中於陰也方其裏氣不守而為邪中正氣怯弱故成慄也故經言寒則傷營營者血也血寒則凝而不行致四肢血氣不接而厥身體冷而惡風寒附子

乾薑過得其當若寒運而熱毒內攻目中不了了下利清水腹滿又有急下之法此論少陰經之治法也若寒運而手足厥其厥乍寒腹中痛而小使不利

又有四逆散之治法所謂少陰傳變與太陽相同者此也

積芩湯 積芩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主之 少陰病下利而主此方者分其小使而下利自止也渴欲飲水小使不利而主此方者導其陽邪由

弱而泄則津液運化而渴自愈也然猶空質枯輕清之象也能添上焦之熱蒸茯苓味甘中宮之性也能添中焦之濕澤瀉味鹹潤下之性也能添下焦之濕

滑石性寒清肅之令也能添濕中之熱四物皆濇利則又有汗多亡陰之懼故用阿膠佐之以存津液液於法漬耳

烏梅丸 烏梅 細辛 桂枝 人參 附子 炮 黃柏 六兩 黃連 一斤 乾薑 十兩 當歸 四兩 椒 目 苦酒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原文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為就厥也就厥者其人當吐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藏寒就上入腑故煩須臾復止為

梅丸主之 蛇音高入腹中長俗曰食積是也胃中冷必吐蛇吐蛇人皆知為陰也然亦有陽證吐蛇者蓋胃中空虛既無穀氣故蛇上而求食至咽

而此又看別證何如不可專以胃冷為說曾記一人陽黃吐蛇又大發斑陽毒證口瘡咽吐 皆以冷劑取效是亦有陽證矣

麻黃升麻湯 麻黃 升麻 乾薑 官桂 為藥 甘草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時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仲景麻黃升麻湯為下境之劑而寸脈

沉遲或微或咽不利欬嗽膿血或下利不止斷作難治此方有桂枝湯有麻黃湯有乾薑芍藥甘草湯有白虎湯內中有少陽藥是也此是三陽合

而律病不應下而下之壞而成肺痿也若脈不遲者去乾薑官桂不下利者亦去之寸口脈小者去黃芩此宜隨證而加減之也前人全用藥以其前證忘

備故用三陽藥治之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是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方見本湯

白頭翁湯 白頭翁 二兩 秦皮 黃連 黃柏 三兩

熱利下重者 白頭翁湯主之 原文

下利欲飲水者 以有熱故也 白頭翁湯主之

四逆加人參湯 本方加人參一兩

問曰病發熱頭痛 身疼惡寒 利者此屬何病 答曰此為霍亂 自吐下又利止 復更發熱也

惡寒脈浮而復利 利止亡血也 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原文

理中丸 本方等分養元

霍亂頭痛發熱 身疼痲熱多飲飲者 五苓散主之

寒多不用水者 理中丸主之 原文

大病瘥後喜睡 久不了了者 胃上有寒 當此九藥之宜 理中丸 原文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以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汁

吐已下斷 汗出而厥 四肢拘急不解 脈微欲絕者 主之 原文

燒豬散 即猪糞燒灰也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 其人身體重 氣少腹裏急 或引陰中拘攣 熱上冲胸 頭重不欲舉 眼中生花 膝脛拘急者 燒豬散主之 原文

感召而得故亦以陰陽之理治之 又且五味入口 鹹入腎 腐入腎 穢食乃濁 陰歸地之意也 猪糞味鹹而腐 故能入少陰 燒之則燥 足以入膀胱 經曰濁陰歸六腑是也 藥物雖迥 而用意至微

枳實梔子豉湯 枳實 梔子 十四 淡豉 四合

大病瘥後 勞復者 枳實梔子豉湯主之 若有宿食者 加大黃如梔子大五六枚 原文

漿水湯 漿水味甘酸而性涼 善走 故解煩渴 化滓物 其法以粟米熟投冷水中 五六日 味酸生白花 色類漿 故名 若浸至敗者 害人

杜蠟 蠟散

大病瘥後 從腰以下有水者 主之 原文

是書也 聖精天地人事 備儒仙佛 所以語皆見孔統 謹樂方以入微 子可針芽起 前後合而擅美 回猶寒寂 四卷之秘未竭 先生之藏 茲識訂與諸篇 並行 是誠斯世之幸 但期觀者 玩其詞 參其解 勿僅大意之求 用者得其旨 於以大其施 譽陳言之 視始克 驅除百病 不負 先生種稿之苦 心庶幾

弘濟羣生 俾慰吾友 後科之隱念云 古海宇 愚山堂後學 周瑞冠 多氏 謹識

不尚斯身受 外祖上人 高厚法恩 莫報萬一思 以其玄功 所獲內體 瑞欬 永祀 寂寞 幸於雍正十二年內 同郡 諸賢公 請 權奉 首寺 行 擬 建 個 堂 祝 又 張

以其醫學 諸集 廣傳 普濟 而 所 刻 之 萬 意 早 歸 門 法 律 及 尚 論 編 前 四 卷 二 喜 為 人 世 珍 特 尚 論 為 後 四 卷 手 稿 付 慰 藏 矣 未 能 續 刊 今 因 弟 弟 長 明 擬 為

尚 論 卷 四 三 陰 及 各 症 方